



國朝

大德

百里奚之自賣也以爲賣於養牲者孟子萬章云百里奚自賣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粟秦穆公說苑臣術篇云齊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使將鹽車之秦善說篇云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史記商君列傳云自賣於秦客是也謂卽賣於秦穆公者韓詩外傳云百里奚自賣五羊皮爲秦伯牧牛管子小問篇云百里奚秦之飯牛者也韓非子說難云百里奚爲虜以于上也難一云爲虜於穆公不辭卑辱難二云自以爲虜於穆公虜所辱也蒙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虜卽是奴鹽鐵論御史云百里奚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是韓非之餘論謂賣於公孫枝者呂氏春秋慎人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亾號而虜晉飯牛于秦傳寯以五羊之皮公奚已類稿

卷十一

一求日益齋刻

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穆公則賣于秦客賣于穆公賣于公孫枝有三說也謂係奴者史記孔子世家云起縲絏之中與語三日呂氏春秋慎人篇云百里奚虜亡虜縛知度篇云百里奚霸王之船驥也任僕虜鵬冠子也兵篇云百里奚官奴或爲晉所虜係或在秦又自陷於刑科說苑尊賢篇云親與五殺大夫於係縲之中又文選演連珠注引韓詩外傳俞息云奚陷刑臣之罪也則奚于秦以罪爲奴周官司厲注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晏子春秋雜上云越石父爲人臣僕史記晏子列傳云在縲絏中是也其賣也秦策云百里奚虜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韓非子難言云百里奚道乞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逐於齊自賣五羊之皮爲一軛之車入秦淮南子修務訓云百里奚轉賣說苑雜言篇云自賣取五羊皮尊賢篇云導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漢

書王褒傳云百里爲自賣王逸九思云百質易兮傳賣北堂書鈔引風俗通云奚妻歌曰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羊皮依雜言則自賣取五羊皮以西入秦依尊賢則爲人略賣依修務訓注轉行自賣則以智自脫轉資秦客入秦依風俗通則奚好羊皮事事資之莊子庚桑楚篇釋文云百里奚好秦而拘於宛故秦穆公以五羖皮贈之於楚或曰奚好五色羊裘故穆公因其好也此莊子所謂籠百里奚者韓詩及九思亦言奚販羊裘也秦策云奚虞之乞人史記鄒陽傳云百里奚乞食於道路注應劭云間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孟子云百里奚舉於市注云奚之秦隱於都市都市回販裘之所亦乞食所也其飯牛也莊子田子方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說苑臣術篇云穆公觀鹽見其牛肥問之藝文類聚張癸巳類稿

卷十一

二 求日益齋刻

溫自理云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穆公好牛奚因賃養牛劉孝標世說注云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相牛亦一藝不試故藝不爲非也具舉也孟子云於市史記孔子世家云於繹緹之中高君列傳云於牛口之下案魏李康運命論云伊尹太公百里奚張良名在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北齊書樊遜傳云百里奚相秦名存雀錄則是讖緯所著史記趙世家云秦讖於是出矣當穆公時是穆公披圖求賢志在必得其人

文選李論注引春秋

威精記

文非是故李斯云東序百里奚於宛揚雄云百里入而秦喜爲

秦相之求奚也其進次者後漢書朱暉傳注文選演連珠注並引韓詩外傳云禽息廬百里奚於穆公以爲私而加刑焉後禽息以首觸楹而死漢書杜鄴傳注應劭云穆公出禽息當車以頭擊闔腦乃播出穆公感悟乃用百里奚

朱穆傳注以爲韓詩外傳論衡篇

增篇云隲言禽息碎首當是扑頭韓非子說林上則云公孫友自則而尊百里說苑臣術篇云公孫支致上卿以讓百里奚奚爲上卿以制之支爲次卿以佐之呂氏春秋慎人篇云公孫枝得而說之知友卽支枝所薦爲百里視非奚也奚實賢者後人喜稱說之增加事蹟不能強同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奚嘗游用於齊而乞食蹇叔收之奚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之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黷好牛奚以養牛子黷積欲用奚蹇叔又止奚及去事虞君不用蹇叔言爲晉所執以贖秦穆姬又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以五羖羊皮贖之此實事也商君列傳云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正義云商陽宛人李斯列傳正義云新序曰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晉世家云滅虞虜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賸秦穆姬正義引南雍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益齋刻

州記云百里奚字井伯宛人也劉孝標世說注引楚國先賢傳云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奚宛人故亡秦走宛宛楚鄙也水經清水注云梅溪水南逕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於秦爲賢大夫所謂迷虞智秦者也本紀不言何地人者以見商君傳傳言被褐食牛與犯周秦不同者傳自趙良之言史載其言不得改之困學紀聞引范太史謂遷言自爲違異此范據云址賈已見其說不然秦策秦王謂陳軫曰子秦人也而軫實楚人高誘注云軫元仕秦故曰秦人漢書鄒陽傳注應劭云百里奚虞人也韓信傳注云本虞臣也呂氏春秋尊師篇高注云百里奚故虞臣也高有孟子注知解孟子亦如此證以陳軫秦人知戰國時語本如此孟子疏云虞人虞國大夫有古義也

若璩又云舉於市爲沽酒市脯之市毛奇齡經問諺與之同孟子所列曰畎畝之中曰版築之閒曰魚鹽之中曰土曰海皆地與官寺而獨以市爲異非孟子旨也奚之卒也商君傳言之詳矣蒙恬列傳云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此又蒙恬傳聞之異風俗通五霸云秦繆公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故諡曰繆則以古時民間無史多異說史言奚爲晉所執以廢秦穆姬故荀子成相云子胥見殺百里徙楚辭惜往日云聞百里之爲虜而後人據古今人表井伯百里爲二人奚無廢秦事合於孟子孟子非杜史周室班爵祿不得其詳本朝取民之制推詩大田篇而知之百里奚異時異國何當必能悉其出處閭若璩辨此事云妙義仍在此數卷故書中嘗取其義以讀人表表第四有士會第六有井伯第二有范武癸已類稿

卷十一

四 求日 益齋刻

子第三有百里奚士會井伯以奔亡在第四第六范武子百里奚以立功名在第二第三推之南容以慎言在第三南宮敬叔以魯臣在第四范蠡以立功在第三計然以致富在第四一人兩見人表例也知其例而唐人可無疑於士會宋人可無疑於井伯矣

秦漢亥正記事記言說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高祖本紀云漢元年十月至霸上贊云朝以十月張蒼傳云緒  
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  
革是也封禪書云於是秦以冬十月爲年首又云高祖以十月  
至霸上因以十月爲年首此記事之詞以作者時所謂十月追  
名之則易曉也封禪書又云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  
三月及時臘此記言之詞依其言記之不失實也漢書文帝紀  
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此  
記言當云乃二月晦而亦云乃十一月晦者因上記事十一月  
癸卯晦改之也秦楚之際月表云二世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  
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陳涉世家云臘月陳王至下城父莊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五 日求益齋刻

賈殺以降秦此記事之詞臘爲亥正記事之十二月爲亥正記  
言之春三月也蓋追述古事史記之例如此古詩十九首云明  
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文選李善注  
云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蓋元封以  
前詩人之言如此又云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是則夏正十  
月蓋太初以後詩人之言如此時人各言其時之事不得改之  
則記言之體也

古所謂長者今所謂大老後漢書趙孝傳云父爲田禾將軍孝歸亭長聞有長者客注云孝名高故以爲長者客其說非也史記陳平傳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又軍將曰反使監護軍長者漢書張敞傳長安偷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又漢明帝爲太子時與山陽王荆請鄭衆衆拒之梁松曰長者意不可逆馬援傳云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鄭泰傳云張邈東平長者坐不窺堂續漢五行志云延熹中京都長者皆着木屐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爲糲具所謂長者皆言富貴有氣力漢高帝謂其嫂顏棄侯母不長者亦謂其非大方非富貴氣象藝文類聚六十七引魏文帝詔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謂世富貴乃承漢人舊語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六 求日益齋刻

佛書東漢始譯其徒相承尙知此語雜摩詰所說經長者音義云天竺以商賈爲業彌積年歲獲珍異上者奉王餘入已財盈一億德行又高便稱長者音義唐元應撰者其言財一億稱長者舊譯法唐李長者作華嚴法論亦是富人其兼言德行又高乃是別一義非此數書之謂蓋長者有三義父兄一也富貴人二也德行高三也三義注書者不可相牽涉

漢初南北軍刑法志云高祖天下既定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語  
惟見此百官表無之他紀傳亦不說今案高祖時之南北軍以  
衛兩宮漢五年治長樂宮八年治未央宮皆有衛長樂在東爲  
北軍未央在西南爲南軍高帝初居長樂宮七年長樂宮成朝  
十月帝輦出房是也八年治未央而十一年呂后殺淮陰侯於  
長樂鐘室則帝居未央后居長樂所謂戚姬常從呂后希見土  
益疎是也至太子位定帝始居長樂十二年崩於長樂宮是也  
惠帝居未央太后居長樂帝以數朝蹕煩民是也少帝亦居未  
央宮后使呂祿領北軍呂產爲相領南軍是也知兩軍初是兩  
宮衛者呂后崩時誠祿產必據兵衛宮毋送葬是也知北軍是  
長樂者周勃入北軍問爲呂右袒爲劉左袒北軍衛呂后故兩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七 求日益齋刻

問之也知南軍是衛未央者南軍相國呂產不知北軍已失乃  
入未央宮周勃分北軍卒千人予朱虛侯令入宮衛帝乃殺產  
帝勞之又殺呂更始乃還馳入北軍報周勃又代王至未央宮  
謁者拒代王曰天子在是少帝居未央呂產領南軍相少帝俱  
在未央也至文帝時乃合南北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  
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是也其後中壘掌北軍郎中掌  
南軍宮室日增南軍名沒而北軍名存戾太子白皇后子未央  
宮而發長樂宮衛則北軍猶衆也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  
壘垣以爲賈區選士馬日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黃霸傳云  
爲潁川太守徵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勃乏軍興張安世  
傳云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是武宣時有獨名  
北軍者後漢因其名于洛陽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無南軍名

也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八

求日  
光  
直  
齋  
刻



關內侯說

漢書百官表云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爲官者二千石其爵名十九級關內侯二十級列侯按秦漢之際其制非因非革卽班固亦不詳知之謂列侯制通於天子專生殺關內侯不立國而食邑風俗通言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續漢志注引魏劉劭官爵制言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制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圻故曰關內侯也又引晉荀綽晉百官表注言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爲號漢書高后紀注如淳言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惠者與之關內邑食其租稅此四說於秦漢制皆不全秦本紀云昭襄王四十二年九月穰侯出之陶陶本在函谷東穰侯列傳云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涇陽封宛高陵封

琴已類稿

卷十一

九 宋日益齋刻

鄧爲侯邑卽不在嶠函關內當商君時六國未平列侯亦不能出嶠函何獨關內侯以嶠函生義列侯在秦爲二十級之賜爵乃虛封不得爲實封立國漢則徵侯爲諸侯其列侯亦二十級之爵關內侯食邑亦不在嶠函之西是朝廷所行與儒史所說不相蒙按管子大匡篇云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呂氏春秋貴信篇云魯請比關內侯韓非子顯學篇云敵國之君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吾將執禽而朝魏策云爲實屢謂王曰王不若與實屢關內侯而令之趙蓋戰國時大臣實封稱君如孟嘗昌國安陵龍陽平原信陵等皆通名關內侯故商君因其名所謂關者凡國皆有關燕策蒙嘉云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賦比郡縣是魯比關內侯之義其地固不能遷也荀子彊國篇云秦聽咸陽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天下雖爲築明

堂於塞外朝諸侯可矣所謂塞者各國俱有邊塞與言關同非定嶠函始謂關也秦策云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侯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相往來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覽此數文知關是封疆之界說者不深思以齊無嶠函管子文後人所彘韓魏地終在關外解秦策謂是關內候吏信史注多曲說也秦琅邪刻石從臣列侯下有倫侯漢時諸侯列侯有賜位特進賜位朝廷賜位侍祠及隨時見會之別列侯中有戶多少縣鄉之分秦東陵侯召平漢書說以爲封君李斯位通侯史記云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通侯不言歸國而言歸鄉里明是虛封漢諸侯有分土列侯關內侯有食邑漢書高帝紀五年詔云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復其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十求日益齋刻

身及戶六年冬十二月悉封蕭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呂后紀云諸中宦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文帝紀云二千石以上從高帝者三十人食邑中屠嘉傳申明之云悉以爲關內侯食邑酈商傳云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紀云百十三人食邑各有差又蕭何傳鄂千秋之安平曹參傳之平陽酈商傳之武城傳寬傳之雕陰田廣明傳圍縣之遺鄉劉敬傳之二千戶孔霸傳之八百戶昭帝時大鴻臚將帥有功宣帝時夏侯勝又厲溫舒淳于長蘇建師丹籍閔史丹解敢孟巴蕭望之李沮公孫宏後爲適者董賢父皆有食邑匈奴傳左伊秩訾降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猶佩王印綬也其不食邑戶者元狩三年趙食其賜關內侯黃金百斤宣帝賜周德八人爵關內侯惟劉德蘇武食邑

其知地名者安平平陽武城離陰圍縣不拘隋函關內地又史記貨殖列傳云七國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貨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所云侯邑者封君也列侯關內侯也所言侯國者諸侯也侯邑在關東豈得云加惠則賜以關內食邑爲峭函關乎漢書淮南王傳云爵人至關內侯明是淮南關內霍光傳云尙書讀奏言昌邑王夜於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明是昌邑關內文至顯白說關內侯者乃不視之其由關內侯加至列侯者紀傳多有其由諸侯列侯降爲關內侯者王子侯表云頡羹侯祚陽侯削爵一級爲關內侯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王吸陳平酈商灌嬰搖毋餘爰類程黑威鯁極忠後賜爵關內侯城父侯奪爵爲關內侯景武宣昭元成功臣表云范代後賜爵關內侯義陽侯厲溫敦

突巴類稿

卷十一

十一 求日益齋刻

以子謀反削爵爲關內侯外戚恩澤侯表云扶陽侯削一級爲關內侯高平侯博陽侯奪爵一級爲關內侯此西漢制也東漢增鄉侯亭侯在關內侯上後漢書傅俊傳云子昌嗣封蕪湖侯貶關內侯永初七年復封昌子鐵高置亭侯安帝紀云吏民入錢穀得至關內侯蓋亭侯爲實封關內則虛爵以入錢穀得爵者無俸其得爵以功者史記外戚世家云嫗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是西漢關內侯爲中二千石也續漢志云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限注引古今注云建武六年初令關內侯食邑者俸月二十五斛案志言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光武紀云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比二百石者月二十七斛東漢關內侯月二十五斛是不能視比二百石去

西漢遠矣明帝賜桓榮食戶五千不涉關內侯也關內侯之微由上增鄉侯亭侯蜀志劉二牧傳注漢魏春秋云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亭侯松之以爲高祖時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爲不然今案先主傳云中山王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元狩時亦無亭侯之爵是譜牒之文不可信然漢時小侯止封鄉亭特其爵名鄉侯亭侯則實始於光武趙孝王傳建武三十年有此名也三國時又改制魏志后妃傳云淑媛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內侯魏志建安二十年冬注引魏書云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關外侯爵十六級銅章龜紐墨綬又五大夫爵十五級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黃初元年紀云漢王爲崇德侯漢列侯爲關中侯是崇德爲名號十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十一 求日益齋刻

八級關中爲十七級裴松之建安二十年注云名號虛封自此始却不然也史記樊噲列傳云賜爵封號賢成君又賜重封又賜爵列侯夏侯嬰傳云賜爵列侯爲昭平侯又賜食祁陽傳寬傳云賜封號共德君又賜食雕陰又賜爵通臨侯又益食邑又剖符封陽陵侯是漢初用秦制列侯關內侯俱名號虛封賢成君等及曹參之建成君酈商之信成君漢武之富民侯王歙之和親侯王莽之說符侯就德侯茂德侯隆德侯其名甚多更始之興德侯輔漢侯知命侯柱功侯赤眉之畏威侯劉永之忠節侯光武之明親侯鄧寬建策侯吳漢向義侯王遵折姦侯燕廣承義侯寇恂宣恩侯陰陸建忠侯彭寵甚至不義侯蒼頭子密皆是名號而列侯忽爲通侯忽爲縣侯忽爲虛封魏武變通之亭侯列侯關內侯皆實食邑戶其十八級名號侯以下爲虛爵

非虛封自魏始也魏志張遼傳封都亭侯增邑後分封兄汎及一子爲列侯後進都鄉侯晉陽縣侯樂進傳封廣昌亭侯增千二百戶後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臧霸傳其孫名權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文聘傳分邑戶封子爲列侯賜從子爵關內侯則魏關內侯後亦爲虛爵而列侯爲實封在亭侯下其次序爲縣侯鄉侯亭侯列侯關內侯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玉海引理道要訣云魏十等封以鄉侯爲第八亭侯第九關內侯第十則魏後制又無列侯及虛封矣魏又有鄉公縣公郡公亭伯晉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侯亭侯關內侯關中侯關外侯世祖紀云本爲縣侯者傳封次子爲亭侯鄉侯爲關內侯亭侯爲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一羊祜傳云將進爵王乞以迴賜舅子蔡襲詔封襲爲關內侯邑三百

矣已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益齋刻

戶是晉關內侯亦猶漢制以封爵遞減或餘爵得封也自後南朝之制宋書百官志云縣侯三品鄉侯四品亭侯五品關內侯六品隋書百官志云梁陳湯沐食邑侯七品鄉亭侯八品關中關外侯九品宋書禮志云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紫綬關外侯銀印圭紐青綬皆進賢二梁冠獸頭侯金印龜紐紫綬關外侯銀印圭紐青綬皆進賢二梁冠獸頭鞶屨劍齊制無聞自漢以關內侯爵賜功臣後則宜有世傳漢書丙吉傳云吉封博陽侯子顯創爵爲關內侯顯子昌嗣關內侯又復博陽侯云國絕三十二歲復續是關內侯有嗣博陽國絕而關內侯爵不絕也蕭望之傳云望之以關內侯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詔其子伋嗣爲關內侯是他關內侯及有邑者皆得嗣不絕也魏晉以後關內侯未見有嗣者宋書卜天與傳

云父卜杜封關中侯世祖時天與以關中侯蓋壯侯是亦嗣封也北朝之制晉書符洪載記云石勒賜洪部下爵關內侯二千餘人時猶用晉法至元魏封爵王公侯子四等後加伯男爲六等北齊從之周則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之號開國蓋實封不言開國則賜爵入粟爵之散公侯伯子男隋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及侯伯子男凡九等其後惟王公侯三等關內侯惟南朝有之隋平陳遂不用關內侯爵大要秦二十級列侯亦虛爵漢初名號侯及王莽率禮淑德之類皆在關內侯上而關內行出關中又行出關外又以列侯衍出名號虛封或在上或在下儒說與時制及亂時軍中草創不相通曉惟以關內爲峭函關則必不可矣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十四

求日益齋刻

漢惠帝後有兩少帝孝惠紀云四年立皇后張氏紀止七年高后紀云皇后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立之又四年廢自立張后至少帝廢止八年才六七歲耳張皇后傳云呂太后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而立爲太子太子立四年迺自知非皇后所出日太后安得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所爲太后幽之永巷下詔廢之遂幽於外戚傳亦云立孝惠後宮子爲帝此一少帝也真孝惠子特非張后子也其後宮子史謂之他人子者言非皇后子凡六人日宏本名山又名義襄城侯恒山王日疆淮陽王日朝軾侯恒山王日不疑恒山日武壺閼侯淮陽王日泰平昌侯呂王濟川王梁王與前少帝則孝惠七子其六子真僞疑不能明耳後宏立爲帝東牟侯與滕公載少帝出就舍是夜誅少帝於邸此又一少帝也呂后紀云呂太后崩大臣陰謀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文帝紀云丞相等言子宏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周勃傳云陰謀以爲少帝等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令孝惠子之南粵傳云文帝賜書日高后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此所謂陰謀大誣之以絕呂氏後孝惠七子前少帝廢外不疑以少帝二年薨殯以五年薨呂后崩時孝惠尙有四子一少帝三王皆以童幼被慘殺爲可傷也酈生傳言酈寄給呂祿軍天下稱酈況賣友天下皆知呂氏及孝惠枉矣

史記河渠書武帝自臨決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澗如淳云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澗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爲之按如淳之言乃作小塘堰之法非塞決法且文言薪柴少則非以草塞其裏武帝作歌云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積林竹兮澗石舊是其時有竹無草下竹澗卽下竹埽也草埽勝于竹埽者竹中空外有節不帖實草土爲埽乃帖實故無草而後用竹也漢書溝洫志建始四年河決王延世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卽此下竹澗今淇園竹少或云由此按後漢書寇恂傳云拜河內太守移書屬縣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則宣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六

求日益齋刻

房塞後淇園之竹不由此少

史記陳丞相世家文帝問平決獄錢穀出入各有主者君爲丞相所主者何事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得罪宰相馮唐列傳唐言廉頗李牧文帝嗟不得頗收爲將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世家集解云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漢書王陵傳注文頴曰惶恐之詞也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惟恐之詞史記索隱言蘇林與孟康同唐傳索隱又引魏武謂陳琳作本初檄何乃上及祖父琳謝曰主臣又引樂彥言主臣猶言昧死志林言主臣爲驚怖洪邁容齋四筆引彈文某卽主臣謂是卽罪以選注主字句爲誤是張晏馬融文頴晉癸巳類稿

卷十一

十七 求日益齋刻

灼樂彥虞喜洪邁爲服罪一說孟康韋昭蘇林爲呼籲一說皆非也又史記陳軫傳云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楚王王謂秦王亦非也與王謂莊子與秦王也此臣主當作主臣蓋主臣當作二句主者敬而呼其君也臣者將言其情而復自審度也以此讀之於陳軫陳平馮唐陳琳之言皆通其言州之口則有倫施之文則無序入記言之篇則爲工妙爲藻辭之資則爲不達彈文某卽主爲一句言是正犯其下臣謹案云云自爲一句與陳軫陳平馮唐陳琳連言主臣者異至馬融賦文又如較涉爲王戲謔之談不以文害辭也

秦策云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新序雜事五閭邱邛曰項橐七歲而爲聖人師孔子以何事師之無明言者稽康高士傳云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見文選公讎詩注又引注云與萬物同流匹語實鄙弱新序雜事五云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則橐是秦人魏志楊阜傳注列女傳趙昂妻王異云夫項橐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在耳抱朴子微旨云愚人復以項橐伯牛輩謂天地不辨臧否顏氏家訓歸心亦言項橐顏回短折則託不長壽又葛洪枕中書項儀山爲蓬萊司馬與周公孔子顏淵七十二人門徒三千俱仙似橐字儀山或古有所傳而史記甘茂列傳索隱云尊其道德故曰項橐如此則非人名孔子師若孟蘇夔靖叔事多不傳論語稱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七

求日益齋刻

有又言三人行必有我師但取爲法戒非必執經受業也今旁涉得二說漢書董仲舒傳云此無異於達巷黨人注云孟康曰人謂項橐也其語蓋本史記史記孔子世家云達巷黨人童子集解鄭云此黨之人不說童子之義其言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問之曰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司馬遷加童子之稱遷必有所出遷旣曰童子孔子因其言而思執御國策又言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又言黨人不學而自知論衡實知篇又云項託七歲教孔子七歲未入小學性自知也指事求理人語畧同黨人爲項橐信矣此一說也國策鮑彪注云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吳師道正注以爲無稽吳與鮑爲難不知鮑此注却有稽也淮南子修務訓云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說林訓云項橐使嬰兒矜高誘注云項託七歲窮

難孔子而爲之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誘故有國策注鮑於事  
實多本高言楚策垂沙之事鮑注云兵略訓楚兵殆於垂沙亦  
不注則鮑注國策高無說者兼考淮南知此注引列子必本說  
林注矣列子湯問篇云孔子東遊兩小兒辨門言日出日中遠  
近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爾多智乎是窮難高言七  
歲窮難必非漁父盜跖之流故本高注者非問日出之事無引  
也案修務云孔子有以聽共言正是成名之言又云以年之少  
爲閭丈人說救蔽之不給何道之能明正是執藝成名之道是  
淮南史記同說高注說林不考修務而云窮難不悟窮難者孔  
子並未聽其言何以爲師又兩小兒欲指何人以爲項橐此則  
高氏之疎非鮑無稽矣論衡實知篇云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  
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謂項託十歲則論衡私議矣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九 求日益齋刻

漢書百官表萬戶以上縣爲令縣減萬戶爲長令長秩千石至三百石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是爲少吏其鄉置有秩三老游徼續漢志本注云郡所署百石光武紀云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謂三老以下有秩之鄉佐志又云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則與三百石之長同爲差等故少吏又有斗食之秩志云亭有亭長以禁盜賊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云三老掌教化游徼掌巡徼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長承望都尉里魁什伍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其嗇夫則漢書表云職聽訟收賦稅卽小鄉之三老風俗通云嗇省也夫謂賦也急就章注云游徼者嗇夫之所統蓋三老猶令嗇夫猶長游徼猶丞尉宋書百官志則云鄉有癸巳類稿

卷十一

二 求日益齋刻

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以鄉佐有秩主賦稅是以爲五人疑沈約非也漢自里魁至三老亦以次遷漢官舊儀云就田里民應令選爲亭長史記田叔列傳褚先生云任安爲求盜亭父後爲亭長後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漢書朱博傳以亭長爲功曹朱邑傳以嗇夫爲太守卒史張敞傳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漢書王祐傳爲大度亭長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又言叅亭亭長後爲縣門下游徼陳實傳爲郡西門亭長等轉功曹後爲縣長漢書高帝紀云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縣三老有事與縣相教蓋在長吏少吏間卽所謂舉爲親民者又國家有賜鄉三老帛三匹縣三老帛五匹是其階由里魁亭父而亭長亭長或爲功曹或爲游徼由游徼而嗇夫鄉三老由嗇夫鄉三老而縣三老或爲縣門下游徼或爲郡太

守卒史循吏傳云置二百石卒史踰常制獎之儒林傳云左右  
內史卒史二百石郡太守卒史百石則郡卒史百石常也鄉三  
老惟郡署者百石趙廣漢傳云奏請長安游徼秩百石他游徼  
者多也後漢書仲長統傳損益篇注引闕駟十三州志云有秩  
嗇夫得假半章印則三老可知此少吏階秩也漢法最詳有事  
可徵其與古不同者伏生唐虞傳云八家爲鄰二十四家爲朋  
七十二家爲里周官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  
家爲族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遂  
人制同特鄰里鄴鄴縣遂名異通典云周州長黨正族師閭胥  
比長縣正鄴師鄴長里宰鄰長皆鄉里之官也大凡各掌其州  
里鄉黨之政理鵬冠子王鈇篇言楚法五家伍長五十家里有  
癸巳類稿

卷十一

王 求日益齋刻

司二百家局長二千家鄉師萬家縣嗇夫十萬家郡大夫出入  
相司居處相察漢則五家爲伍十家爲什百家里魁于家亭長  
萬家鄉三老嗇夫其法仿於管子管子禁藏篇云輔之以什司  
之以伍度地篇云百家爲里是什伍里同也度地又云水官亦  
以甲士與三老里有司徒長行里又云三老里有司徒長者所  
以爲率也則三老名同其里有司徒長卽里魁什伍漢游徼則  
立政篇之游宗嗇夫則管子云嗇夫任事人惟亭長秦制續漢  
志注言秦作絳祊爲武將首飾漢加其題額名曰幘又引漢官  
儀云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鼓吏赤幘大冠行膺帶劔佩  
刀持盾被甲設矛戟習射故蟲之赤頭者本草謂之葛上亭長  
名醫別錄秦後名也其嗇夫之名最古左傳引夏書曰月日食  
有嗇夫卽今校本戊月日食之嗇夫周覲禮嗇夫承命告於天

子注云司空之屬以王朝官不在五官知之淮南子人間訓中  
行穆子時有嗇夫說苑權謀篇中行文子時有嗇夫魏策周最  
張儀事有嗇夫又史記滑稽列傳魏文侯時有三老韓非子時  
儲說秦昭襄時有里正伍老雜記里宰注引王度記云百戶爲  
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正義引劉向別錄云王度記齊  
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其以百戶爲里合於管子蓋管子之法  
行也久矣漢表謂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  
之其云大率故十亭爲鄉而不及萬戶亦爲縣置長表云皆秦  
制也檢秦本紀集爲大縣縣一令當孝公十二年用商鞅時南  
君列傳亦云置令丞凡三十一縣鞅用秦多本管子漢以後皆  
因之古今論少吏治者理而陳之則有五事其一以知閭閻善  
惡漢制里魁什伍以告監官監官長吏也周官大宰職九兩七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益齋刻

曰吏以治得民法注云吏小吏在鄉邑者管子權修篇云鄉與朝  
爭治故朝不合衆鄉分治也又云有鄉不治奚待於國言無以

待國之治又云國者鄉之本也言國治以鄉爲本

案樞言篇惡者美之充卑

者尊之充賤者實之充語勢同入觀云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弑

君之所自生也其重鄉治若此周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大比興  
賢能亦言鄉以賢能告管子入觀篇云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

行謂遊士不及士著立政篇云凡孝弟忠信賢良雋材若在長

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游宗以至鄉師凡過黨

亦然皆著於士師齊語云正月之朔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居

處好學慈孝聰慧質仁曰

聿越同

拳勇股肱之力君召與語訾相

之卿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  
修家匹夫有善可得而舉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墨子尚同上云

里長者里之仁人也

言當聞善而不善

而如同字以告鄉長鄉

長者鄉之仁人也聞善而不善以告國君漢書武帝紀元狩五年詔云諭三老以孝弟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亦

以三老孝弟與徵舉之事孝弟力田者漢高后置不在少吏也

司馬相如傳云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訓之罪韓延壽傳云骨肉

爭訟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嗇夫三老自繫待罪是

有師責三老或兼孝弟文帝紀十二年詔云三老庶民之師也

續漢志云鄉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

式者三老扁表其門若後官爲旌表自魏晉來言少吏者以教

化爲稱首則亦聊舉爲文辭而已其一用以徵調軍旅周官

比閭之制不合於邱邑而合於伍兩逸周書大聚解亦云五戶

爲伍以首爲長十人爲什以年爲長孔晁注云首五家最服者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益齋刻

其用可識也鄉師職云大軍旅治其徒旅與其輦輦人職云

以令師田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軍旅以家計之

其比閭相保相受通軍政矣墨子言守備之術號令篇中令丞

尉三老亭候之法尤詳漢書無兵志在刑法志中蓋料其民則

兵可知察其鄉治保受之法而軍政可知國語云管子定民之

居五家有軌長五十家有里有司二百家有連長二千家有良

人軍則萬家制鄙三十家爲邑三百家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

縣十縣爲率與管子書不同者書所論次乃其後制與周漢數

不同者制軍各異則定民居亦異漢法民二十三歲

景帝改二十一後漢書

安帝紀注引漢書音義年十五

至五十六歲始免歸田里不趨役卽不從軍周

官小宰職八成云聽政役以此居聽師田以簡稽謂趨役從軍

俱以居籍田籍秦後計人授兵自西魏制府兵軍衛邊要重鎮

屯田不傾於州郡則內之鄉治供餽運而已又或急則刺取之  
通攷兵制門宋元豐中取諸路義勇爲係甲熙寧三年詔行係  
甲法四年詔畿內係丁肄習武事亦古者守望相助之義又古  
在官者假少吏名漢書宣帝紀有暴室嗇夫丙吉傳作少內嗇  
夫史記張釋之傳有虎園嗇夫田廣明傳陳留圉縣有廢嗇夫  
張湯傳有樂府游徼漢書王莽傳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唐制  
則兩府皆有亭長唐六典各署有亭長掌固唐書百官志同嬾  
真子引唐尙書省志云以亭長啟閉傳禁約宋則謂之守署老  
兵按周官司服注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因軍旅什  
伍官府巡徼者亦襲其服伍出五家其顯焉者也是鄉職少吏  
卽兵也漢書晁錯傳云古之制邊縣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  
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

邑類稿

卷十一

丙 求日益齋刻

其邑之賢材有護

荀悅漢紀  
無此二字

習地形知人心者居則習民於射

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軍正定於外所引乃齊語  
之定民居非制鄣之法而錯以爲邊縣之鄉治或他有所出今  
不能知也唐書王世充傳云世充令伍伍相係一家叛舉伍誅  
亦沿係受之制宋趙方嘉定時伐金言扈再興許國孟宗政潰  
其係甲燬其城堡空其資糧謂係甲潰則軍勢衰六韜農器云  
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管子地員  
篇云連什伍此兵主之事也是已 其一以知戶口賦稅周官

閭師職掌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

遂人職以歲時稽其人民教之稼穡遂師遂大夫鄉長里宰皆

稽比夫家衆寡縣正云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里宰云徵斂其財

賦管子立政云行鄉里視官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均修焉勸

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續漢志

云鄉職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寡平其差等是

戶口賦稅鄉職所掌漢書何武傳云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顯

市嗇夫求章姓捕辱顯家武白太守召爲卒史是主賦稅者皆

名嗇夫詩甫田箋云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案周官籥章田峻

鄭司農云古之教田者故說文亦止云峻農夫也鄭箋詩則用

毛義七月田峻傳云田大夫韋昭國語注亦云農大夫亦用毛

義大戴夏小正農率均田月令正義引農率爲田峻正義中有

古說也嗇夫是吏田峻是農以況之則可不得謂卽嗇夫謂田

峻亦主賦稅也凡賦稅必始鄉吏魏書李冲傳云舊無三長惟

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其制弛由晉宋

魏兵争冲傳又云冲以正長治民其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法

癸巳類稿卷十一 五 求日益齋刻

上之與高佑傅思益等往復辨難卒立三長五家爲鄰有鄰長

二十五家有里長百二十五家有黨長公私便之魏書食貨志

云高祖十一年京師大旱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粟

所在三長贍養之固已有其效矣周書蘇綽傳六條詔書盡地

利云若有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動事業者則正長

牒名郡縣罪一勸百均賦役云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

貧富差第先後背事起於正長蓋正長於戶口知之最詳其或

流徙無定以貧逃亾者管子問篇云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

者幾何家問之正長也或以富寄籍者韓非子以徵篇云正戶

貧而寄寓富可亾也亦問之正長也漢人重賈人之算者以其

不在正戶晉范甯陳時政云宜以上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伍

間之法則盡變前法矣隋書百官志云高祖受禪頒新令有鄉

正里長保長間正族正畿內置里正比間正黨正比族正以相

漢書言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

檢察其後高頰請以每年正月五月縣令巡人

賦言比定高下也續漢志言仲秋之月

縣道皆案戶比民即此法人李唐諱民

各隨便近五黨三黨為

一團依據定戶自是姦無所容等晉制五百戶置鄉三千戶置

二鄉五千戶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有嗇夫主賦稅宋制與

西漢同魏書臨淮王孝友傳云百家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

謂一族四閭二十比也後周則百戶為團團置者長二人齊則

河清三年令十家鄰長一人五十家里正一人百家黨族副黨

各一人掌黃冊戶口之政計百家有十四人隨書食貨志云舊

制無妻者出半賦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戶不脫而口

脫也至河清時始有比鄰族黨閭里之制唐時則百戶設里正

一人掌案比戶口課植農桑里正即漢里魁也漢尹賞傳亭長

癸巳類稿

卷十一

里正父老伍人是也周謂之里宰亦謂之里尹為其里中喪無

主者主喪耐之

見雜記唐律戶婚上有里正不覺戶口脫漏增減

罪謂其失察疏議云里正之任掌按比戶口收手實造籍書又

有妾脫漏增減罪戶婚中有里正授田課植農桑疏議云每年

起十月一日里正豫校勘造籍縣合總有應課不課應受不授

應還不收罪通典云唐初百戶置里正五百戶置鄉耆老貞觀

時鄉長一人鄉佐二人元稹均田奏云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  
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鄉村於  
徵比最為美善宋史建炎四年法則二百五十家為一都有戶  
長催一都夏秋二稅一稅一替其後則存糧長其一以察姦  
弭盜周官小司徒職云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士師職掌鄉合州  
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賈之事

以旃刑罰慶賞族師職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  
罰慶賞相及相共管子立政篇云鄉師州長里尉游宗什長伍  
長罰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言過黨皆上及則同什伍者  
可知禁藏篇云輔之以什司之以伍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  
所容韓非子制分篇云使相闕蓋里相坐而已姦不容細者私  
告任坐使然也秦人之法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戮斬匿  
姦者與降敵同法漢則尹賞傳云使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  
雜舉少年惡子急就章云變鬪殺傷捕伍鄰亦察姦之法不得  
不爾然春秋僖十九年公羊傳注云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  
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淮南泰  
族訓云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受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  
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漢書王莽傳云一家鑄錢五家坐之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二十七 求日益齋刻

沒入爲奴婢使閉門自守之民陷於罪罟又失鄉井之誼則悖  
逆不道之外伺告必非聖人意也唐律鬪訟四云同保伍內在  
家有犯知而不糾者从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其  
家惟有婦女及男子年十五以下者皆勿論以力不能糾也急  
就章又云亭長游徼共雜診盜賊繫囚榜笞鸞注云亭長游徼  
皆督察姦非者十里一亭亭有高樓所以候望也漢書朱博傳  
云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博檄曰游徼王卿力  
有餘加律令是律令游徼當捕賊也尹翁歸傳云盜賊發其比  
伍中亦以伍保名籍知之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十里一亭亭  
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執二尺板以  
劾賊索繩以收執盜後漢書逢萌傳云爲亭長時尉過亭萌候  
迎拜謁旣而擲楯歎注云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漢書高帝紀

云爲亭長才盜之薛注應劭曰求盜者亭卒也劭意高帝任亭卒代長求盜實則高帝任亭長其職當求盜也魏書甄琛傳云魏居代多盜竊世祖廣置主司里宰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始得禁止遷洛高里宰品又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始曰里長唐律盜賊四云部內及客止盜者里正笞五十注云村正坊正亦同又云強盜者各加一等疏議云州縣里正村正坊正竝罪止徒二年加一等二年半也捕亡律云鄰里被強盜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不以救助論宋則有耆老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建炎四年制二十五家爲大保二百五十家爲一都都保二人主盜賊煙火其先熙寧三年則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五百家爲都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盜竊列

保有保長大保長都保正副其夫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同保知而不告者依律坐明贓撫王守仁法居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村白爲保立十家牌甲內相糾不得容留盜賊案管子幼官篇云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聞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賊得聞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八觀云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則攘奪竊盜不止七法云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凡此者皆少吏司之立政篇云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開慎管鍵管藏於里尉置閭有司以時啟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於里尉不順常者有讒譙敬而弗復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漢書食貨志云春出民里胥漢紀閭首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入亦如之此課農之法亦督察之法韓延壽傳云置正五

長師古云正若今之鄉正里正閭閻阡陌有非常吏軌閭却姦五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

人莫敢入界蓋正五長之設分在邑在野王城布置最密實則在鄉爲尤重周官司市次注云若今市亭里宰鋤注云若今街

彈之室均兼城鄉者史記酷吏列傳云王溫舒置伯落長以收

司監盜賊謂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伯陌通注言亦長帥之稱非也唐律盜賊四

云部內一人爲盜里正笞五十三人加一等縣內一人笞三十

四人加一等捕亡律云客止他界逃亡浮浪者一人里正笞四

十四人加一等注云謂經十五日以上村正坊正同里正之罪

又云縣內五人笞四十十人加一等律緩縣內知鄉治爲急矣

魏策云魏地不至千里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韓策云

韓地不過九百里卒不過三十萬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

十萬是守微亭障塞亦用十萬人也新序雜事四云梁邊亭與

於已類稿卷十一无求日益齋刻

楚邊亭皆種瓜亭有尉在邊地史記平準書云新秦中或千里

無亭微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令民得畜牧邊邑注云晉灼曰

微塞也如淳曰新設亭微故民得畜牧漢書趙充國傳亦以得

繕鄉亭爲屯田十二利之一漢官舊儀云郡國上計竟遣數日

守寺鄉亭漏敗垣牆地壞所治無辦護者不稱任先自劾不應

法然則修亭微亦防內姦外寇之法今係甲法十牌爲甲十甲

爲係甲有長係有正設立簿冊交察互警處有分係係各統甲

城以坊分鄉以圖別荒原古廟鬧肆叢祠舟楫絡繹江海出沒

之區法寓變通察姦防盜爲最密也古時鄉官有獄周官鄉師

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疏云恐鄉官有濫失審察之明

鄉官與治比長職云其比有罪奇衰則相及徙於國中及郊則

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以行之若無授無節則惟園

上納之注云呵問繫之園土考牌之東周策云溫人之周言是  
主人問其巷不知吏囚之論語公冶長篤義疏云媼告村司治  
長殺其子村司囚錄治長付獄主此園土及獄蓋卽是狎詩小  
宛宐岸宐獄傳云岸訟也釋文云韓詩作宐狎鄉亭之獄曰狎  
案說文狎云或從犬詩宜狎宜獄說文詩毛氏而此合韓或古  
通用誕先登于岸毛亦作岸漢書刑法志云獄狎不平之所致  
也注引服虔云鄉亭之獄曰狎臣瓚云獄岸獄訟也是漢書二  
本一作狎一作岸也師古說非後漢書崔駰傳云所至之縣獄狎填  
滿亦兼鄉獄言漢嗇夫職聽訟亭長執盜賊當有繫囚之狎後  
漢永初四年詔云鄉吏因公生姦爲百姓所患苦潛夫論愛日  
云鄉亭部吏足以斷決又云鄉亭縣部州郡比周始見枉於小  
吏終重冤於大臣宋書百官志云蓋夫主爭訟隋書云蘇威請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益齋刻

以五百家置鄉正治民間辭訟唐時鄉猶有獄史記泗水亭長  
唐張守節正義云亭長猶今里正民有爭訟吏留平辨而志或  
不詳明初老人在保長上分縣治其後歸之巡檢小爭訟或稽留之

皆古之狎管子大匡云凡庶人道藏本誤作入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

士道藏本誤作出欲通鄉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弟欲通鄉吏不通三

日囚是少吏治訟以三日爲期不得過七日也 其一用爲官

役古三老亭長隨計吏至京師明初糧長運糧入都又遞送文  
書漢平帝紀云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師古云郵行書舍言  
爲書付郵亭黃霸傳注云郵亭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也卽

漢官儀所謂五里一郵在鄉亭之制矣又送致罪徒漢高帝爲  
亭長時送徒驪山急就章云嗇夫假佐扶致牢周書庾信傳云  
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是也又承值州縣司服鄭注伍伯賈疏云

伍行伯長也蓋今州縣壯丁而執皂隸之役或又云當道陌中驅除宋書禮志謂古鄉行旅從五百人留其名也實則出於伍家漢書兩龔傳云聞之白衣則漢制又有絳袍之外白衣供官役隋書百官志云凡州郡縣各因大小置白直供其役卽白衣也兩龔傳師古注云白衣給官府趨走若今諸司亭長掌囚之屬則唐制也宋制有里正戶長鄉書手以督課稅賦有承符人力手九散從官以奔走驅使有衙前以主官物司馬光言鄉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通致職役門云蘇轍論衙前謂費用止需一分鄉差生疎非二三分不了韓琦蔡襄韓絳亦極言里正衙前之弊乃行鄉戶五則法韓滉澗泉日記云罷里正而以催科之事委之戶長至有逃亾使之債補爲戶長者誠爲可憫案戶長今改里書圖差衙前今爲經紀經紀官價自古而然又有供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益齋刻

應之事周官遺人注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疏云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漢書泗水亭長注云亭謂停留食宿之所館續漢志注引風俗通云亭留也蓋行旅食宿之所館史記田叔列傳正義引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案遺人職言十里有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有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有候館有積王畿千里遺人惟二中士四下士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是必鄉官承其事漢書宣帝紀言郡縣擅典徭役飾廚傳稱過使客漢官舊儀云郡國上計竟遣敕曰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今未變或更尤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閒後漢書左雄傳云監司項背相望觀政于亭傳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唐杜佑通典職

官十五云天寶時縣三十里置一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  
主之注云非通衢則云館至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  
焉此傳食出於民之證也漢書召信臣傳云勸農出入阡陌止  
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注云皆在野次黃霸傳云遣吏不敢舍郵  
亭食於道旁鳥糞其肉以霸伺察周密故不敢是官勸農止舍  
鄉亭郡遣吏舍郵亭也鮑宣傳云爲州牧行部乘傳舍宿鄉亭  
以單車不就傳舍坐免歸家則傳舍大郵亭小嚴延年傳云毋  
止郵亭不入都亭邑中傳舍也龔勝傳云賜帛及行道舍宿則  
同今馳驛後漢書光武紀云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進食  
劉寵傳云免太尉歸亭長整頓灑埽以待劉公韓康傳云亭長  
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趙孝傳云孝父爲田禾將軍  
孝出郵亭亭長以爲有長者客過埽除亭舍不納他客通典云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益齋刻

唐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塗大路則曰館驛各有將以州里富  
強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而古時過客鞭撻驛將或以爲美談後  
屬之官司而費出鄉吏宋史蘇軾傳云衙前僱直長役所得微  
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彫弊太甚尉傳蕭然似危邦之陋風是  
朝廷本制尉傳所須使衙前撻之鄉里此則官役繁苛可略知  
也 今求少吏之制園土歸巡檢郵亭歸驛汎劫賊執盜知即  
馬捕弓兵亭有高樓知即守汛撥兵五里一郵卽沿途鋪遞戶  
口賦稅有冊書軍旅行伍不雜民間而守望相助鄉勇寨堡不  
異於古所云也三老掌教化耆民鄉約猶古也興賢舉過黨族  
鄰冊結存檔案也辦公有項官役募充但嚴保甲盡除昔時累  
民秕政矣審古今之異惟在有無出身周官云使民興能入使  
治之管子云擇其賢民使爲里君墨子尚同於正長云所以爲

治又云治天下之國若一家治天下之民若一人談鄉治者之  
極功也漢書高帝紀云詔縣三老勿復繇戍是鄉三老以下不  
免繇戍魏書甄琛傳云里正臨輕任碎請少高其品選下品中  
品應遷者進而爲之然空文無益漢少吏仕至三公後代吏有  
三致出仕而鄉官無出身法其謂之官者管子入觀云鄉官無  
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漢書循吏傳云郵亭鄉官俱畜雞豚史記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博成侯張章父姓爲長安亭長失官後  
漢書左雄傳云鄉官部吏職斯注云賤也案斯微也少也祿薄車馬衣服一  
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隋書百官志云開皇十五年罷州  
縣鄉官是其名相襲已久其所以謂之官者能武斷判事李德  
林所謂罷鄉官判事其時主簿以下亦名鄉官北齊書後主紀  
云俊幸買官下逮鄉官亦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  
丞已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益篇刻

功曹是罷鄉官判事如今禁佐雜擅受論者以爲師心蔑古正  
通典所謂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鄉官不明其意者矣或又以  
漢黃霸陽夏人爲陽夏游徵傳無此文朱邑爰延皆爲其縣齋夫牽

以論今職官不知今鄉吏皆土著古人反不盡然淮南子人問  
訓鼓之齋夫問倫知之倫晉人而知鼓齋夫黃霸淮陽陽夏人  
而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何況職官且今鄉吏所餘乃漢里魁  
亭卒亦欲使之爲官是更厲民且論係甲者多耳食謂明王守  
仁法邁於往古而萬曆時浙江行之浙民作亂巡撫張佳允初  
至問民所苦亟下令除之民乃定是係甲惡空文妙論而鄉吏  
亦不可恃太公陰符云吏作盜賊使人爲耳目後漢郡縣廢亭  
亭長殺涪令家口得其貲蒼梧鶴奔亭亭長殺蘇娥主婢得繪  
帛百三十匹及車牛宋司馬光言係甲中往往自爲盜亦有乘

保馬行劫者隋李德林言鄉正治民里間親識判斷不平虞農則言鄉正專理詞訟黨與愛憎公行賄賂卽重其品亦無益也善乎左雄之言也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蘇綽之言曰非直州縣之官空須善人爰至族黨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其言如此此難與汙吏言尤難與陋儒僞爲好古者言也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言 求日益齋刻



史記佞幸列傳云李延年生法腐與上卧起甚貴幸久之寢與中人亂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外戚世家云李夫人兄延年兄弟皆坐姦族後封其長兄廣利爲海西侯所謂姦者巫蠱事不關與中人亂漢書佞幸傳云久之延年第季與中人亂此疑世家兄弟皆坐姦之文妄改之不悟季不腐無因與中人亂也延年旣腐能與中人亂者後漢書樂巴傳云巴好道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自上乞退有子賀官至雲中太守劉瑜傳云常侍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云豎宦之人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宦者單超傳云左悺等四侯多取良家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序言嬖媿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後庭三國志華佗傳注引典論云寺人嚴峻就左慈學補導癸巳類稿

卷十一

五 求日益齋刻

之術唐逸史云李元於嵩山見老人自言秦奄人避禍得道鬚髯偉甚口此皆山中所長也法苑珠林引旌異記云後魏太和中有奄人自慨形殘入山六月髭鬚生得丈夫相唐時高力士娶呂氏李輔國娶元氏皆在爲奄後鐵圍山叢談言童貫彪形燕頰亦微有髭宋史宦者傳言童貫頭下生鬚十數林億年養倡女於別業陳源在貶所與妓濫皆腐後復具人道可與女亂之證明沈德符野獲編言福稅璫高宗謀所腐再生術士教以食童男腦髓又云京師西院專作宦者外宅某明史霍道傳亦言大同鎮守太監韋轉力強取部民女爲妾王世貞弇州別集言宣宗賜御用監太監王瑾夫人二人又正統時有鎮守遼東太監王義妻馬氏奏太監喜寧事台觀之知漢書改史記之非矣

史記署太史公是司馬遷署官以名其書其曰公者猶曰著書之人耳古說多岐其大致有三皆非也一曰公是官名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有太史官名屬奉常無公名也史記自序集解如淳引漢儀注云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漢書遷傳注引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百官公卿表序云略舉大分似不得以表難漢儀又五帝本紀正義引虞喜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獨遷也補孝武本紀索隱引志林云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舊名尊而稱之曰公公名當起於此檢周官云太史下大夫二人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周官注云太史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蓋齋刻

日官也左傳注云日官不在六官之列而位從卿寧得云古者上公封禪書云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下云如寬舒等議補孝武本紀亦同疑太史公祠官爲官名而太史公亦官名求之漢書郊祀志作太史令談祠官寬舒則非太史公之祠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續其職其序官則云三歲而遷爲太史令集解臣瓚引茂陵中書云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均不言作公又不言武帝置公也一曰遷述談語故論贊題太史公尋班固典引云詔問太史遷下贊語又五帝本紀封禪河渠諸書田叔傳贊語各表序明是遷言衛世家贊云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則史記世家談所造遷特作贊自稱太史公也漢書論贊尚有書司徒掾班彪曰者論者方以遷述公書固沒父名敦本勸孝其

論甚美而據文考實居然違悖史記之事大半談著至其馳騁  
議論談無與焉後漢書方術傳注云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是  
拘於以公稱父使他書無一可通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太史公者署官牛馬  
走司馬遷者如秦刻石云丞相又云臣斯也李善注云太史公  
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如此則丞相臣爲丞相之臣是陪臣矣且與任書何涉於父稱  
父則當日太史公子乃謙爲父之僕此將救蔽之不給也辨命  
論豈有史公董相不過之文乎李善注云司馬遷集有悲士不  
遇賦遷爲太史公故曰史公知書注不可用矣五帝本紀正義  
引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太史公遭李陵  
之禍知公非稱父劉向列子序云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立傳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益齋刻

論衡云太史公非恬不能強諫身任李陵坐下蠶室不說談也  
一日遷之稱公後人尊遷孝武本紀集解引韋昭云說者以談  
爲太史公尖之矣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遷外孫楊惲所加  
索隱引姚察案桓譚新論云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  
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惲繼稱之耳按漢書百官公  
卿表有太史令丞藝文志有太史令尹咸律曆志云太史令司  
馬遷等兒寬傳云後太史令司馬遷等班彪史記論云太史令  
司馬遷遷傳云向嘗厠下大夫之列臣瓚云漢太史令秩千石  
故比下大夫傳又云後爲中書令百官表中書謁者令丞屬少  
府均不得稱公故謬云惲朔加之不悟太史公祠官體屬記事  
非後人所得加且此文漢書正是說太史令談而裴駙引韋昭  
司馬貞引姚察方爲遷辨甚可怪矣伯夷列傳太史公曰余登

箕山索隱云惲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此尤疎矣韓非  
列傳云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賈生列傳云賈嘉最好學與余通  
書馮唐列傳云遂亦奇士與余善正於傳中稱余惲朔何復不  
加太史公曰字知伯夷及儒林游俠滑稽貨殖列傳及自序諸  
神受紀下之太史公曰乃是文言到此當有更端尚書易繫論  
語皆然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臣遷謹記不聞後人改之遷  
下贊語不容無題署若有題署如左傳君子曰公羊傳公羊子  
日之比者後人豈能盡改爲太史公曰乎惲朔之說徧尋史記  
無一篇可以置之定爲非矣且史記稱公不爲尊也晁錯父呼  
錯爲公說者謂因御史大夫而陸賈傳云毋久恩公漢書作恩  
汝皆謂其子張耳陳餘傳云餘父事耳耳謂餘曰始吾與公言  
何若又平原君傳云公等碌碌淮陰侯傳云公小人也魏其武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六 求日益齋刻

安傳云上怒內史曰公局促效轅下駒袁盎傳云罵富人曰公  
常從數騎韃安國傳云謂田甲曰公等足與治乎史記之言公  
者如此西漢敬其人則曰君朔與惲誠敬遷何不加以太史若  
乎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  
公書漢書宣元六王傳云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楊敞傳云  
惲讀外祖太史公記敘傳云自東平王以叔父求太史公書不  
能得班旃賜秘書之副有太史公書藝文志云太史公百三十  
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三十篇是史記本名太史公書題太史以  
見職守而復題曰公古人著書稱子漢時稱生稱公生者伏生  
公者申公毛公故以公名書時待詔者稱先生褚少孫亦自名  
先生同一例也後漢書鄭康成傳孔融立鄭公鄉教云昔太史  
公吳公鄧公園公夏黃公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蓋借之

以立名不容有向者三說之襲謬矣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五  
求  
日  
益  
齋  
刻



張輔著名士論晉書本傳云輔論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為班固不如遷三事中之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史記五十二萬二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此二張不平班固素輕司馬耳所謂優劣不應以是言之遷著於篇者或云書缺有間或云論其軼事漢高一犯多於五帝不能紀遠古人之隱憾非云優也劉知幾史通雜說云遷固易地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仍以多少為優劣是為不達宋鄭樵通志是馬而非班謂之抄錄則是不知史法好為議論至通志列傳七屈原傳全抄史記並其慨歎空文亦一一抄之則又不知史法且不明文義似請葛龔作奏并寫龔名而進之矣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四

求日益齋刻

史記正義云史記五十二萬二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此二張不平班固素輕司馬耳所謂優劣不應以是言之遷著於篇者或云書缺有間或云論其軼事漢高一犯多於五帝不能紀遠古人之隱憾非云優也劉知幾史通雜說云遷固易地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仍以多少為優劣是為不達宋鄭樵通志是馬而非班謂之抄錄則是不知史法好為議論至通志列傳七屈原傳全抄史記並其慨歎空文亦一一抄之則又不知史法且不明文義似請葛龔作奏并寫龔名而進之矣

魏典農有中郎將都尉校尉曹公時置仍漢武農都尉及稻田使者官主屯田殖穀法也時爲校尉者盧毓陳登孟康石韜爲中郎將者弁揖

見淮南注序

任峻裴潛時苗趙儼徐邈王昶劉翹毋

邱儉王宏直謝奇司馬孚其秩比二千石據鄧艾傳潁川典農都尉下有學士幹佐稻田守叢草吏有司馬有功曹有綱紀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後爲典農綱紀注世語曰艾爲典農功曹時又有宜陽典農功曹張京告典農罪見高柔傳今知其地者長安河內原武潁川宏農河東魏郡斬春洛陽睢陽宜陽義陽列人廣陵其與蜀吳鄰界處屯田則領以將軍魏志正元二年詔云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毋邱儉傳注儉爲征南將軍表云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益齋刻

部吏民傳云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射殺儉是四征將軍及郡國守相及典農各有所部吏民也裴潛傳云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以後方前似明之衛地衛官衛學也魏紀咸熙元年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則今之改衛爲府州縣也中郎將視太守都尉校尉視令長故趙儼傳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則兼官也常林傳注時苗爲令數歲遷典農中郎將猶令遷守也毋邱儉傳爲洛陽典農遷荊州刺史猶守遷刺史也尋咸熙所罷當是漢中以西與蜀鄰界之典農史書疎略晉書言何曾爲汲郡典農中郎將傳元領典農校尉在魏末晉初知魏非普罷典農矣蜀謂之督農呂乂楊敏爲之吳亦曰典農陸遜華覈俱爲之奇鬼傳吳時倪彥思事有嘉興典農吳又有監農御

史樓元又有占募則認墾升科也其屯田與典農有兵民之別  
其不隸郡縣則同魏司馬芝傳云武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  
桑爲業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吳陸凱傳云  
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  
駱統傳云屯田貧民亦多棄子是典農在三國時屯田分部之  
證

癸巳類稿

卷十一

望

求日益齋刻



蘇豐古田黃丸水金葉子其典農五二國報屯田公府之  
不隸郡縣則同魏司馬芝傳云武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  
桑爲業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吳陸凱傳云  
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  
駱統傳云屯田貧民亦多棄子是典農在三國時屯田分部之  
證

兩接手書深銘教益石鼓得示李彪一語奚翅千金也近石鼓有彙考唐以來文章搜羅盡矣求周鼓證據絲毫不可得嘗讀石鼓見存字以薛尚功所摹勘之有日日惟丙申有日公謂天子有日天子來有日嗣王有日吳人憐恆尋石鼓始見書傳者後漢書鄧騭傳注及元和郡縣志載蘇勛語此後韋韓詩興會議論乃仰椽虛構也謂爲周宣王時物史摛寫則說文所載搯文確與石鼓不同鼓曰嗣王曰公可言成王時然旣曰公謂天子天子來屬周公成王矣鼓又言嗣王嗣王當何指又謂文王制鼓成王刻文又或以漆書刊及有同秦權字謂是秦鼓均與天子嗣王公不合檢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漢辛氏三秦記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山在今鳳翔縣西南辛氏癸巳類稿

卷十一

聖 求日益齋刻

不言石鼓有文今有文十鼓實出古陳倉地其地在今寶雞縣南二十里知當辛氏作記後在漢以後唐以前早不過曹魏遲不過隋馬定國以爲宇文周時物姚氏殘語則南宋溫彥威傳其說後元劉仁本亦從之而其文中州集金史俱不載其意則可推也大統十一年爲東魏武定三年爲梁大同十一年魏書靜帝紀是年十月有乙未梁書武帝紀是年十一月有乙未蓋南北大小盡殊梁十一月乙未朔魏十月乙未晦十一月丙申朔也周書文帝紀大統十一年冬十月大閱於白水遂狩於岐陽遂事在十一月朔可也然不得嗣王義又十三年十一月狩岐陽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陽二十六日無丙申天和三年十一月甲辰幸岐陽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陽三十四日無丙申至大統十三年夏五月周太祖奉

魏太子登隴刻石不由岐州建德二年二月詔皇太子贊巡撫  
西土三月己卯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明著太子不得謂之  
嗣王汪君師韓則以爲大象中補刻天子指天元嗣王謂靜帝  
則楊氏執政矣今檢李彪表云禮田岐陽先皇之義也表在宣  
武時上檢世祖太武紀則表文合鼓文字皆合太平真君六年  
九月杏城胡蓋吳反十一月詔扶風公元處真平陽公慕容嵩  
西平公寇提及尙書乙拔討之車駕西征七年二月丙申幸熬  
屋誅叛民軍次陳倉誅散關氏還幸雍城田於岐山之陽乙拔  
等破吳吳遁走三月車駕旋軫八月吳死傳首京師則鼓曰丙  
申潮熬屋之事也云天子來世祖也云嗣王謂五年太子晃嗣  
堽萬機總統百揆也云公謂天子扶風四公也云吳人憐愜宋  
人薤梁二州丘屯境上助蓋吳者遁也世祖紀云始光二年初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四  
求日益齋刻

造新字千餘周書黎景熙傳亦言魏太武字義頗與許氏有異  
今檢石鼓文非攢文又與說文異自始光二年至太平真君七  
年新字行已二十年推石鼓爲太武時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  
合其日合其字畫合闕下一言勝馬生萬餘言矣承示伏墓考  
證彼稱臨濟鎮在章邱東北三十里今鄒平城在濟水北卽宋  
移治濟陽廢城適足資笑耳南宋紹興時資陽李知幾作續博  
物志言潔水北有伏生墓汲有太公泉太公廟皆本水經王文  
簡香祖筆記謂伏墓非潔水乃獺水太公在郿不在汲李石附  
會可笑是文簡不檢水經豈知伏墓考證謂水經潔卽今獺之  
更荒謬哉住汲縣讀朱竹垞兼隱齋石鼓文拓本聯句繙石鼓  
考闕之又過太公廟看晉碑憶香祖筆記兼及伏生牽連奉告  
此去輝縣有蘇門百泉之勝日對佳山水披覽語錄講章闕下

時時念我當爲撫掌也丁卯十二月朔汝縣望云京臺萬合台齊

癸巳類稿

卷十一

盟

永日並齊刻



虞愿傳明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  
王景文曰此是奇味景文曰臣素貧致之甚難帝食逐夷既多  
胸腹痞脹氣將絕飲數升醉酒乃消疾因特猶食汁滓三升積  
久藥不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通志獨行齊虞愿傳  
同逐夷作鯁鯁然所謂明帝宋明帝也宋書紀無此事南史宋  
紀有之亦作鯁鯁然不言明帝以此殂愿卒在宋昇明三年徒  
以是年爲齊建元元年在齊無一事不知何以入齊書傳齊書  
南史俱云齊明帝崩時敕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治或因  
愿傳增飾之唐人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鯁鯁音逐題乃魚白也  
與齊紀白魚互異蓋鯁鯁河豚白蜜漬久藏之使宣味不失故  
起腹氣貧家不易得鯁鯁誤爲鯁鯁又作逐夷胡野僉載至以  
癸巳類稿

卷十一

四六 日求益齋刻

爲鯁鯁猶白魚之或作魚白也安南人大越史記李神宗紀云  
天順四年十二月左武捷兵杜慶進黃色鯁鯁魚詔以爲瑞菴  
臣稱賀注云鯁音昌鯁音公卽鯁魚也蓋鯁魚多白以黃爲希  
有宋人孔平仲談苑云登州食河豚取其白肉爲脯以海水洗  
淨又換水浸之再暴於日中以重石壓之四日傳鹽再暴乃成  
若未至四日肉猶活亦一作白魚法與蜜漬同反復求之逐夷  
之義暢然然不解虞愿之何以入齊書也書齋論此也南史未

入齊不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

通志獨行齊虞愿傳

同逐夷作鯁鯁然所謂明帝宋明帝也

宋書紀無此事南史宋紀有之亦作鯁鯁然不言明帝以此殂愿卒在宋昇明三年徒以是年爲齊建元元年在齊無一事不知何以入齊書傳齊書南史俱云齊明帝崩時敕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治或因愿傳增飾之唐人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鯁鯁音逐題乃魚白也與齊紀白魚互異蓋鯁鯁河豚白蜜漬久藏之使宣味不失故起腹氣貧家不易得鯁鯁誤爲鯁鯁又作逐夷胡野僉載至以

古天子諸侯一娶故廟無二嫡晉書禮志陳舒議唐書韋公肅傳竝云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繼娶皆嫡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兩耐無嫌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拔一娶爲比朱子誥錄云古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嫡竝配後世繼室以禮聘娶自得爲正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竝配之儀而伊川止以元配配食繼配祀於別室於義未安蓋依陳舒韋公肅義喪服小記婦耐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于親者是三婦皆耐漢則一帝一后故漢光武黜吕后始耐薄后至唐開元時先耐生母實后後又耐嫡母肅明皇后則竝耐之始也宋時有三后四后竝耐者安人邪論謂當上法三代不宜取則明皇元史遼魯曾傳云武宗廟后主伯顏欲以明宗母配魯曾欲以眞哥皇后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一求日益齊刻

配陳顥引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事魯曾謂太宗不足法莠言不除爲三代妄造故實所以堅持一帝一后之說致有明憲宗不欲嫡母錢氏合葬慮妨母后周氏者是子廢嫡母也又有黜其繼母如伊川耐祖母崔氏而不使繼祖妣崇國太夫人合食者是祖以爲妻孫不以爲祖母也又或竝生母亦違心黜之如明孝宗爲周后別立廟者是子奉生母而孫黜其生祖母也又或無所顧忌安而行之不使婦人主入廟者則不論母與繼母生母概使之僞而遂魯曾之辨舉眞哥皇后及明宗文宗二母后而不及正位之速哥失里及宪者歹二皇后又唐太宗廟實未以曹王明之母配且未冊立而陳顥妄言魯曾妄辨三代以下議禮者徒爲不誠也

唐律爲舊律之最全者有疏議又有王元亮音釋附宋金元法  
元泰定四年江西刻本也明洪武時命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  
進二十條定大明律篇目一準於唐此法家最可寶貴之書若  
明律疏議不及明會典之詳矣此書名疏者申明律及注意云  
議者申律之深義及律所不周不達若董仲舒春秋決獄應劭  
決事比及集駁議之類明律疏議則無之徒冒其名耳律自  
當有學漢志不收漢律者以律不在中秘刑法自有志而法經  
漢律馬鄭諸儒皆有章句魏太和三年置律博士時儒說十餘  
家劉廙傳劉劭傳盧毓傳皆事在太和前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魏志  
衛覬傳云明帝太和時覬言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  
意微妙百里長吏皆應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重貴而私議之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二 求日益齋刻

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  
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漢昭烈亦言少  
從鄭康成論說治道備矣獨不及赦諸葛丞相文集荅惜赦引是鄭注最備

唐律之注不能純用太和制然鄭義多在其中不可廢也晉用

武帝外祖王肅之言盡廢鄭義張斐杜預各有律注一章之中  
兩家所處生死頓異齊永明中參議一之蓋南北各議如尚書

北朝鄭本江南校本唐律本隋由魏而周而隋有淵源也南朝

孔稚圭言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

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胥吏之手請立律學助教不果行至

隋經籍志並漢志法家李子亦無之豈非儒者讀萬卷書不讀

律乎唐置律學取士有明法科士稍習之五代史刑法志云周

顯德五年七月大周刑統勒成其有文理深古慮人疑惑者別

以朱字訓釋其用意甚厚今唐律疏義有釋文亦是此意宋元祐二年司馬光言律令敕式當官所需何必置明法一科使豫習之蓋失言矣司馬學通古今作此言者蓋惡律深刻然不豫習之當官所需取給一時貽害益大金史張汝霖傳云有司言民間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汝霖言法制欲使易避難犯私家收之則曉然不敢爲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且隋煬帝紀殺人至三日明人年譜猶記劉瑾三日四千七百刀鄭鄭三千六百刀之法鄧士龍國朝典故後鑿錄記劉瑾沈德符野獲編記徐正俱云凌遲三日魏志有配樂戶明時猶發教坊則唐時實行之而律無其文然則誠讀律慎守之陷網之民猶有所措手足且周興來俊臣之杖棒枷鎖劉守光之鐵籠鐵枷均出律制之外以唐律論唐事已如此其可慨也朝野僉載言趙公長孫無忌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三 求日益齋刻

奏別敕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事亦敕長流嶺南至死不復迴此亦爲法自弊趙公卽進疏議者值武后得志專讎正人又不當置論也嘉慶丁巳十二月丙申書

舊唐書元宗紀云天寶元年八月丁亥突厥阿布思及默噶可汗之孫登利可汗之女相與率其黨屬來降九月辛卯御華萼樓出宮女宴毗伽可汗妻可登及男女等檢突厥傳則默噶毗伽登利三世皆殂所云默噶孫者勃德支特勒也所云登利女者余燭公主也所云可登者毗伽妻登利母也所云男女者可登從子勃德支特勒長子伊然可汗小妻余塞苟女大洛公主及孫女余燭也阿布思者其九姓首領也唐史無傳其事散見諸紀傳舊唐書元宗紀云天寶十一載三月朔方節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思與祿山不協乃率其部下叛歸漢地所云漢地蓋漠北之譌十二載二月國忠誣故相李林甫陰結叛胡阿布思貶林甫二子及其黨十三載三月壬戌北庭都護程千里擒阿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四求日益齋刻

布思御樓受之斬於朱雀街舊唐書程千里傳云阿布思內附隸朔方軍李林甫領節度用爲副後詔移其部於幽州素與祿山隙乃叛歸磧北數爲邊患命千里討之十二載十一月擒之並其妻子十三載三月上御勤政樓受之斬於朱雀街新唐書安祿山傳云祿山忌布思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厚募其部落已得布思衆則兵雄天下愈偃肆新唐書肅宗女和政公主傳云阿布思妻隸掖庭帝宴使衣綠衣爲倡公主諫曰布思誠逆人妻不宜近至尊無罪不可使與羣倡爲伍帝爲免出之合諸文觀之阿布思之事以明公主元宗孫女也帝宴當在天寶十三載三月以後十四載十月以前國忠昏狂助祿山攻阿布思李林甫十三載正月祿山聞擒阿布思始入朝觀鬻三月帝殺阿布思始歸范陽明年

十一月遂反元宗亦不復能宴矣和政公主設爲逆人及無罪  
兩辭蓋深憐阿布思而深惡安祿山當時宮掖亦知祿山必反  
父子祖孫之間元宗亦不采納昧於祿山之防其時若此者多  
矣若以常情言之唐時隸掖庭爲倡者皆逆人家日和政少長  
宮掖豈當作此不達之論也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五

求日益齋刻



...

...

...

...

周王朴精律呂之學合秬黍造尺進之檢史傳志歐史傳五代會要均莫從比得其尺度惟玉海有之尺度不同誠得一尺實數則可互求得之了然心目耳說者紛糾失其數也所當知者一禮記尺一隋志尺一玉海尺禮記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鄭注云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十寸爲尺蓋六國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據鄭言知六國及漢一尺當周尺八寸漢尺依食貨志一貨泉當一寸又累十黍合推周尺可以無疑周尺漢尺最易知史言秦用六寸爲尺數用六取周尺六寸當六國時周尺七寸五分六國時周尺者古名咫說文云咫八寸周尺也是周特別自有咫尺尋仍常周初不名以丈尺義易明也儒說殷尺十二寸亦以漢寸目

蔡已類稿

卷十二

六 求日益齋刻

之依漢尺當周尺八寸則周尺得漢十二寸五分百二十五黍合十二天數也鄭以似殷疑之故云周數未詳聞淮南子天文訓云十二粟爲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尺百二十粟當是殷制若六國變通取咫爲尺則其寸短累十爲尺卽漢尺也漢志不言漢自造尺是可證也聘禮疏引鄭論語序云六經策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而漢書杜周傳三尺法是二尺四寸卽三尺知六經是三尺孝經尺半論語尺策言尺者以咫言之言尺寸者就六國前古雅名也或以六國截周八寸不更分十寸如此鄭顯見周八寸何見八不能詳十乎漢志十黍爲一寸一黍爲一分說苑一粟爲一分易緝通卦驗一馬尾爲一程十程爲一分累黍古亦不同累合黍

長者十黍當一貨泉同西漢尺考樂則周亦止用百黍之咫璧

圓九寸其羨者長十寸廣八寸典瑞云璧羨以起度攷工記云  
璧羨度尺十寸八寸皆尺一證也蔡邕云周尺八寸二證也晉  
書隋書志云周尺劉歆銅斛尺同三證也秦水德用六寸周木  
德用八寸四證也謂周無百黍之咫則四說不可通周無百二  
十五黍之尺則禮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之說不可通是周尺  
二度或言周尺當漢尺八寸思之數年悟其非也然則百二十  
粟殿尺也百二十五黍周尺也百黍周咫也六國時周尺也漢  
尺也七十五黍秦尺也此合經緯史證之後人所謂周尺皆六  
國時周尺隋書律歷志審度云今略諸代尺度一十五等一周  
尺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泰始十年荀勖  
律尺祖冲之所傳銅尺二比晉前尺一尺七釐晉田父玉尺梁  
法尺三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豪有奇梁表尺四比晉前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七求日益齋刻

尺一尺三分七豪漢官尺晉始平掘得古銅尺漢章帝時零陵  
冷道縣舜廟下玉律所度尺五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釐魏杜  
夔調律尺六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晉氏江東所用爲晉後  
尺七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後魏前尺八比晉前尺一尺二  
寸一分二釐後魏中尺九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後魏  
後尺後周市尺開皇官尺十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豪東魏中  
尉元延明用黍半周之廣累黍尺十一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  
分八釐漢蔡邕銅龠尺後周玉尺十二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  
釐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開皇初調鍾律尺平陳  
後調鍾律水尺某誤水爲木謂以木爲尺始此可云奇謬齊梁陳制樂尺十三比晉  
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律呂水尺亦  
是

滿水十四比晉前尺一尺五分雜尺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十

五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梁朝俗間尺又云第二等周銅尺在南朝圭衣所掌齊東昏用爲章信蕭餘依制爲新尺以製笛第三等陳亦用之隋大業中以之調律以制鐘磬等入音樂器晉書律歷志云古法七品一日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荀尺同梁武帝鍾律緯亦云然其十四等今皆不見僅有古錢耳嘉慶七年春過曲阜見公府建初銅尺銘云慮僥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合百四黍少弱蓋後漢官尺晉書律歷志言後漢尺長或官尺依舜廟玉律造者今在第四等其第一等黃鍾容黍八百八粒第四等容九百三十九粒第十等容二千八百六十九粒晉書摯虞傳云陳颶掘地得古尺尙書奏今尺長於古尺虞言今尺長於古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入求日益齋刻

尺幾半寸律歷志謂今尺者杜夔尺也則所謂古尺者合於荀尺宋書樂志云阮咸譏荀新律聲高出爲始平相時掘地得古銅尺今亦在第四等或亦建初尺類也玉海引五代會要云顯德六年正月樞密使王朴依周法以秬黍較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乃進所定尺所吹黃鍾管又云潞州累黍尺與太府布帛尺比王朴律準尺長三寸二分強又云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有奇又云王朴律準比晉前尺長二分一釐比梁表尺短一釐一豪又云三司布帛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賴所引三司布帛尺及漢錢尺梁表尺相比而得尺度知王朴律準又案楓窗小牘云景祐元年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王朴律準觀視御筆篆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祕藏本寺

模勒刻石於廳事博士爲之銘東都事略高若訥傳云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天下古今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續資治通鑑長編言景祐三年秋七月己亥所上玉海引實錄亦同然玉海所比周尺漢錢尺晉前尺梁表尺依東都事略則皆高若訥所造進漢錢可據今幸有其數以知王朴律準當貨泉尺一尺二分一釐當建初尺九寸八分一豪強當今工部鐵尺七寸六分五釐五豪則灼然可據建初尺的是舜廟玉律尺度當是章帝時官尺嘗見仿鑄者摹刊者揚者忽長忽短又或作說作改作跋作辯或以爲周尺或以爲卽建武尺皆不可信乙丑正月燈節書於拜斗殿寓舍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九 求日益齋刻

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賣之見五代會要以前或寫本或搨石經本也先是唐有雕印佛經見司空圖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吳蜀有鬻印板文字色類極多又張參五經文字先已有印本文選亦有印本而經書之刻則實始此馮道與有力焉檢薛歐五代史本紀及馮道李愚馬綸等傳皆無之時未久未覩其利故忽略之漢隱帝時國子監奏雕造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時方開此四經計自長興三年四月始校正開雕至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奏進印板書一百三十冊則九經正文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告成宋洪邁容齋續筆言其家有廣順三年周禮卽是初本又有顯德六年經典釋文案會要釋文乃顯德二年二月雕造者蓋二年造六年始迄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十 求日益齋刻

工又五代漢臣楊邠傳晚年知史傳有用乃謀吏傳寫知自後唐至漢周止有雕印經書字書未有史也史記漢書及後漢書宋淳化中始有官刻本侈言收藏者謂有唐以前經史板本非也陸深燕間錄引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以爲印書之始此敕見刪於隋書及北史且雕珠謂神像撰集謂經帙不關印書又檢唐書褚無量傳云舊庫內書遺逸請繕寫刊校以宏經籍之遺其云刊校謂刊改校正所繕寫之書也均與刊板不同讀者不察古今語言文同義異之致乃疑古事矣

史稱昶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十一月十四日生昶於太原宋史世家亦云己卯十一月昶生薛史從承樂大典輯出其誤者加案訂正此案云花蕊夫人宮詞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昶當七月十五日生其說恐不然也宋廖瑩中江行雜志言王平子所記花蕊宮詞二十八首成都文類王平甫校書得夫人親筆三十二首俱無此二語疑此屬王建時矣王建薛史已載今所輯者自冊府元龜無建生日惟洛中記異錄云蜀王建屬兔有兔子上金牀之識陸友仁研北雜志云余生平見黃荃畫雪兔凡三四本蓋僞蜀孟昶卯生每誕辰荃卽畫進是建及昶皆屬兔荃以雪兔進

昶則史言昶以十一月生無疑法雲寺語非此花蕊夫人作不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十一 求日蓋齋刻

說昶也蔡係鐵圍山叢談言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夫人隨昶歸中國至十日召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嘗造毒屢爲患不能遣太宗數諫未能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太宗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迴射夫人一箭而死其語頗具本末王鞏聞見近錄則云金城夫人頗恃寵侍太宗宴太宗顧庭下曰夫人親拊此花來乃飲太宗乃射殺之所聞異詞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則云蜀僞主孟昶納徐匡璋女號花蕊夫人言似花蕊翹輕又升號慧妃如其性也國亡太祖命別護送途中作詞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烟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言夫人姓費

誤也陶宗儀輟耕錄亦云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號花蕊夫人  
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之黝輕也或以爲姓費誤矣按吳陶  
二說真誤孟蜀花蕊夫人卽宋金城夫人自姓費其徐氏乃王  
建花蕊夫人建納成都二徐事具蜀檮杌何因以爲孟蜀乎妾  
最嬾媚語輕薄子所撰太平清話謂半闕爲軍騎促行後人續  
成之其言命別護送與聞見錄云頗恃寵何光遠鑿戒錄妄詆  
徐后皆誣覺不成人美者也陳無己后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青  
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教王建作宮詞百  
首國亡太祖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曰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  
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嘗誦其詩而  
悲之知造毒之志不渝也而鑿戒錄謂此詩爲王永旨作其意  
不欲人稱美花蕊耳王蜀亡時衍母花蕊夫人及妾劉氏皆延  
癸已類稿

卷十二

三 求日益齋刻

頸受死事具於史昶花蕊夫人思報仇志則可尚五代十五國  
加以契丹劉守光李茂貞其時所謂君臣蓋莫適主矣幽鬱之  
思鍾於女子嗟歎之忱故非以憐才也惟蔡條亦有誤謂大徐  
妃生王衍衍乃小徐妃所生正建花蕊夫人子也衍時小徐妃  
爲太后大徐妃爲太妃太后太妃及衍遊青城皆有詩載蜀檮  
杌太妃詩最工云翠驛紅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  
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后山詩話言蜀昶花蕊夫人姓  
費自不得涉二徐也其言費宮詞百餘首中山詩話成都文類  
則三十餘篇江行雜錄言二十八首俗多混以建時徐作兩花  
蕊夫人皆在蜀皆有宮詞皆爲國死王建孟昶又皆屬免著書  
者又皆自以爲是故難明也

唐鑑二十四卷者呂沘分范書一卷爲兩卷范論文筆近弱其以唐稱天可汗非君臣之禮司徒司空乃六卿非三公叔嫂弟妻夫兄小功爲私意宋璟抑郝靈筌功爲得大臣遠慮可云偏私然他篇文具懇懇之致真儒雅氣象也有治人無治法後儒或非之然此是荀卿文魏黃門侍郎杜恕論考課云世有亂入無亂法亦用荀文范在通鑑局中十五年深悉唐代治亂得失之時以唐鑑公目之致崇寧二年夏四月乙亥詔毀刊板唐鑑可云奇厄乃有所謂不虞之譽者宋四明僧志磐作佛祖統紀有云歐陽脩宋祁范鎮修唐書如高僧元奘神秀諸傳在方伎傳者以至貞觀爲戰士建寺薦福之文並削之有淨因自覺禪師初學於司馬光嘗聞光言曰永叔不喜佛舊唐史有涉其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三 求日益齋刻

事者必去之嘗取二本對校去之者千餘條因曰駕性命道德之空言者韓文也混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也范祖禹聞光言乃更著唐鑑陰補新書之闕其說甚怪檢舊唐書佛事並無千餘條唐鑑三百六條亦不說神秀元奘薦福事至貞觀三年閏十二月各交兵處建寺則舊新唐書皆有而唐鑑反無之僧徒虛言誣司馬光誣歐陽脩宋祁范鎮誣范祖禹於舊唐書新唐書唐鑑盡誣之何爲乎近有章嘉喇嘛者言佛於薄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屬羅漢止十六人其搭拉荅拉及花上二人乃唐史所增唐史無此語是又一周書異記法本內傳矣

宋真宗陵禮志云山陵拔行使藍繼宗言據司天監定永安縣東北六里曰卧龍岡堪充山陵詔雷允恭覆按以聞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自乾興元年四月十六始事至十月十三掩皇堂中有變革志多遺漏仁宗紀云乾興元年二月己未真宗崩庚申命丁謂為山陵使六月己酉命王曾按視山陵皇堂庚申雷允恭坐擅移皇堂伏誅丁謂罷甲子改命馮拯為山陵使七月丁卯貶丁謂九月己卯命以天書從葬十月己酉葬永定陵丁謂傳云為山陵使雷允恭邢中和擅易皇堂地既而成請復用舊地王曾覆視遂誅允恭乃降謂雷允恭傳云為山陵都監馳至陵下邢中和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秦王墳恐下有石與水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癸已類稿

卷十二

高求日益齋刻

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賜死王曾傳不言覆按事馮拯傳言為山陵使不言復定何處蓋仍用卧龍岡下穴然亦有水又不宜子孫故仁宗深仁厚澤在位長久而無子又孝宗橫宮禮志云於永思陵下宮之西修奉贊宮上陵名曰永阜朱子傳云趙彥逾按視言會稽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請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疏言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檢朱子文集言趙彥逾稱舊定神穴闊深五尺下有水石臺史荆大聲稱宋制趙姓納音宜丙山王向新定東頭之穴比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闊深九尺即無水石穴鑿已多地氣發泄近年地理之學江西福建尤盛請下帥臣監司搜訪全相

視然紹熙五年十月初九日得旨集議十一月乙卯卽行橫事  
在寧宗時寧宗亦無子明孝宗陵亦實有地水九朝野記云初  
建泰陵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主事楊子器言之時督工太  
監李興持之遂下楊錦衣獄有起復知縣邱泰上言萬一梓宮  
葬後欲開則泄氣今視水有無其疑可釋乃遣太監蕭敬押楊  
往視回奏無水衆謂楊必死太皇太后曰無水則已何必罪之  
無用閒談云泰陵金井內有水孔如巨杯水仰噴不止楊名父  
見之疏請易地工部尚書李鏐謂楊多言害成功令人塞其孔  
以楊誣謫奏命錦衣官校押楊往驗無之楊有詩云羣議已公  
須首實衆言不發但心知其後王衡亦有詩云千禩泰陵抔土  
濕登臺北望一沾裳其事史紀志不言散見日下舊聞其後孝  
宗子武宗亦無子又嘉靖時錦衣指揮趙俊視承天顯陵元宮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左 求日益齋刻

有水卒不改以太后耐葬豈以顯陵發祥不礙見水耶萬厯時  
李植江東之言大峪有石龐尚鴻言大峪開時元宮有水工匠  
用火炙乾不使上知此神宗定陵也其後荒矣日下舊聞又言  
龔佳允稱思陵壙開地甚濕其中衣被諸物多黧黑按田貴妃  
以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葬四月初四開物已黧變其葬  
骨不安可知以此見術不可不慎也

嘉慶甲子秋日輯十神太一事讀宋史理宗紀寶祐二年九月辛酉詔詣西太一宮爲國祈祥起居郎牟子才再疏諫止檢牟子才傳帝將幸西太一宮款謝實欲遊西湖爾子才力諫止又劉猷傳云建西太一宮佞者言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近歲自吳移蜀西北坤維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降敗者相繼福何在是西太一宮在西湖建於理宗時禮志止紹興十一年臨安城東太一壇壝及孝光兩朝增殿屋求西太一宮不可得又苗訓傳子守信言至道二年以前太一經歷宮分木神太一臨井鬼屬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來歲木神太一入燕分意疑之以志傳不詳思得宋會要按宋仁宗時武經總要已引會要之文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慶曆四年成八十五卷是也程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六

求日蓋齋刻

俱麟臺故事修纂云慶曆四年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百五十卷晁公武讀書記同名爲三朝國朝會要至熙寧十年則爲六朝國朝會要三百卷林駟決科古今至論前集卷四云會要自建隆至慶曆百五十卷由慶曆至熙寧三百卷李心傳朝野雜記云紹興時書籍殘闕小校唐開得王珪所編五朝會要則合建隆至治平其後又分慶曆至熙寧爲一部決科至論云元豐至政和爲續修會要不知卷數洪邁容齋隨筆云國朝會要元豐時三百卷宣和時進百十卷餘四百卷局中節次覲賞故未及上王黼奏罷之書錄解題有續會要三百卷則起元豐至靖康南渡後追輯者疑卽決科至論所云政和之續修會要此北宋之會要也決科至論云建炎至紹興爲中興會要書錄解題云中興會要二百卷自建炎元年止紹興三十二年宋史李

心傳傳云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書錄解題云國朝會要  
總類五百八十八卷李心傳所編合刻於蜀中其板今在國子  
監玉海藝文云嘉定國朝會要五百八十八卷蓋卽此書宋會  
要書錄解題五種決科至論四種通志二種通考六種章如愚  
羣書考索云宋會要有王洙王珪蔡攸江士猷及淳熙時本所  
列各不同又南宋會要理宗紀有淳祐十一年二月鄭清之上  
會要寶祐二年八月謝方叔上會要度宗紀有咸淳四年八月  
奉安寧宗理宗會要禮志告禮云淳祐五年進光寧兩朝會要  
咸淳四年安奉寧宗理宗兩朝會要三書參差錯見諸家皆不  
及之宋史藝文志所收書至雜獨不及會要疑其書元時亡矣  
然玉海及小學紺珠皆載宋會要目二十一類陳均皇朝編年  
備要其引書自有皇朝會要續會要而其書平敘不辨何條爲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七

求日蓋肅刻

會要文孔平仲珩璜新論云按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蓋帝號  
中文玉海輿地紀勝宋史禮志等引會要至多羅願新安志董  
史皇宋書錄胡三省通鑑注李心傳舊聞證誤藩鎮進奏官引  
皇朝會要翰林學士引三朝會要宗子獨銜不著姓指揮引中  
興會要岳珂愧郊錄引會要續會要中興會要又有典故國朝  
典故且引會要注宋人夢梁錄引會要祠祀數事洪遵翰苑遺  
事有國朝會要十一事續會要六事慶元漢書本校錄引國朝  
會要淳化咸平景德景祐詳定字數程大昌考古編御藥院謂  
會要不詳所自姚寬西溪叢語載高昌行記亦引會要皆有目  
類可歸汪君文臺又詒余以宋王彌大所著清溪弄兵錄引續  
會要二百五十三卷中干三百餘字尤喜錄存之讀元史禮志

其議多引宋會要始知其書元時猶存明時文淵閣書目宙字

號第二櫛有宋會要一部二百三冊佚宏治時新安精志引宋會要云出金之州十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宋會要梁克家中興會要則其書明時猶存今官書著錄存日皆無宋會要而自書

盛京通志引宋會要十餘條崇文總目提要引續宋會要乾隆時

武英殿刊宋史三百九卷兩王延德考證云宋會要謂大名人士高昌者爲于延德是今官有其書何以不著錄或轉從他書引證如于延德之宋會要必出於百溪議語又疑今無其書乃銳意輯之偶檢鎮江府志其開新河引宋會要天聖七年五月詔徐乾學讀禮通考書目有宋會要及五禮通考中宋會要至多全祖望九經字樣跋亦引宋會要或冀今有全書而余所輯癸巳類稿

卷十二

求日堯齋刻

者已五卷矣疑信之間或作或較良可歎也會要始於唐唐段公路北戶錄已引之藝文志有二本今不傳今所傳唐會要五代重輯本也漢會要亦後人重輯者金亦嘗作會要金史張行簡傳云今有國朝集禮至食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會典以示無窮惜書未成其云乞定會典乃明時監板校刊者誤改漢唐五代宋會要金人習聞之元有典章明人合會要典章二書始名之爲會典金人必先造會典之名明祭酒監生之陋者不知會要之目乃以意塗改古文關支學俸矣嘉慶庚辰四月二十五日略釐次序之因記其緣起於後

徐松曰宋會要世無傳者余於永樂大典中輯出無慮五六

宋史仁宗本紀慶曆八年閏正月辛酉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謀爲變宿衛兵捕殺之後亦置獄迄今不知爲何事兵志刑志俱無之丁度傳云衛士爲變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鞫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請付外臺帝從竦言此獄詞之所以不傳然竦議是也曹皇后傳云衛卒數人爲亂夜越屋叩寢殿帝欲起后擁帝呼都知王守忠引兵入賊縱火焚簾后遣人挈水滅之是夜所遣官侍皆親剪其髮日行賞以是爲驗賊卽擒滅史無王守忠傳其宦者任守忠傳則言仁宗時爲入內都知而不記此事宦者王中正傳則云衛士之變中正援弓矢卽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遷殿頭供奉意是后呼都知任守忠而擒賊則王中正任守忠未有功故傳不言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九

宋曰蓋齋刻

而后傳王守忠則轉寫之謬也夏竦傳云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爲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人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爲竦陰結曲庇之胡宿傳云宿言懷敏管幹皇城司公事逆徒旣獲又不生致規滅姦人之口何鄉傳云帝言懷敏實先覺察宜有所寬則皇后閣中實懷敏來告變其賊又係中正射死不得謂竦庇懷敏也何鄉傳云夏竦倡言貴妃之功諫官王贇遂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閣請究其事冀搖動中宮而陰爲妃地帝以語鄉鄉曰此姦人之謀也乃止不究張貴妃傳張堯佐傳皆無其事蓋楊懷敏直貴妃閣故以懷敏先覺察爲貴妃功其時仕宦氣囂器探刺秘獄各倡一說以自表而獄情究以獄秘不盡知也曹皇后傳云賊傷官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則宦侍實

有與顏秀通者傳又云閣內妾與卒亂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  
帝不坐立請誅之后蓋有所懲顏秀事益姦淫故終秘之今核  
諸文得其概且以見其時譎詠張貴妃者之妾不可信也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三  
求日益齋刻



諸文得其概且以見其時譎詠張貴妃者之妾不可信也

順治初年一千六十三萬餘口

順治九年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八口

順治十八年二千一百六萬八千六百九丁

康熙二十一年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三丁

康熙二十四年二千三百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八丁

康熙四十九年二千三百三十一萬二千二百餘口

康熙五十年二千四百十七萬九百九十九丁

謹案此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徽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

十九丁徽州府二十一萬四千二百二丁黟縣一萬二千三

百八十六丁依

大清會典雍正年本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三 求日蓋廣才

大清會典則例乾隆年本

大清會典事例嘉慶年本

欽定授時通考

皇朝三通戶部則例如此

萬壽盛典初集安徽撫屬舊管新增開除抵補外實在人丁一

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九十九丁新宣等十二衛舊管新增開除

抵補外實在八千六百一丁共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三百六

十丁其數附於五十二年後蓋五十一年丁數也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二十九年

諭將直隸各省現今徵收錢糧冊內有名人丁永為定數嗣後

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將實數另造清冊具報豈特有益

於人亦一盛事也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萬壽恩詔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爲常額積生人丁永不加賦

康熙五十二年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丁又十

一萬九千二百二十丁

康熙六十年二千七百三十五萬五千四百六十二丁

雍正二年二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九百十丁

雍正四年

諭丁糧派於各地糧內以雍正五年爲始

謹案滋生丁多是年直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

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名可謂極古今太平之盛

矣滋生丁永不加賦額丁子孫多寡不同或數十百丁承納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三 求日益肅刻

一丁其故絕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無其戶勢難完納康

熙五十三年御史董之燧請統計丁糧按畝均派部議不便

更張而止然舍此更無長策故廣東四川兩省先行之雍正

元年直隸撫臣請行之二年山西撫臣請行之三年山東撫

臣請行之五年竟通行之安徽丁糧自五錢一分九釐至五

分不等鹽鈔一丁九釐四毫零合之地畝安徽地丁銀二十

萬七千八百八十五兩八錢三分二釐一毫零今會典事例

言畝派一釐一毫至六分二釐九毫零不等其徽州丁賦欵

銀一錢五釐零休寧一錢一分八釐零婺源一錢四釐零祁

門一錢一分七釐零黟一錢三分零績溪一錢二分零均依

本科則攤於本地田畝隨徵耗羨婺源祁門每兩一錢休寧

績溪入分歛黟七分五釐丁銀多少不同者各以州縣額丁

及地畝數均攤之也後山西以富人田少貧民種地代納丁銀不服至乾隆十年行者八十一州縣其孟縣等二十州縣丁徭地糧分額徵收道光元年孟縣改丁歸地其興縣等十九州縣如故貴州亦多分徵奉天臺灣及廣西之融縣亦丁地分徵也

乾隆八年一萬三百五萬口

授時通考安徽一千二百四十三萬五千三百六十一口

乾隆初年一萬六千餘萬口

乾隆十四年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九萬五千三十九丁

乾隆二十二年一萬九千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八丁

乾隆二十九年二萬五百五十九萬一千一十七丁

乾隆三十七年停五年編審之例各省督撫年底奏報民數穀

數戶部核實具題付之史館

六月十日

癸巳類稿

卷十二

重求日益齋刻

謹案編審之例行者西惟鎮西府迪化州安西州東三省惟奉天錦州其未置府廳州縣地亦不入數

乾隆四十五年二萬七千七百餘萬口

乾隆四十八年二萬八千四百三萬三千七百五十五丁

乾隆四十九年二萬八千餘萬口

乾隆五十一年二萬九千一百四萬餘口

乾隆五十五年三萬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九十八名口

乾隆五十七年三萬七百四十六萬七千二百餘名口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諭戶部奏進十年分民數穀數比上年多至二千七百七十二

萬一百十九名

嘉慶十七年戶部冊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一千二百三十

謹案是年丁數安徽三千四百十六萬八千五十九丁口是年奏銷冊安徽民田三十四萬九百五頃三十五畝有零屯田四萬一千六百八十六頃五十畝有零蘆田三萬一千五百四十四頃七十二畝有零學田二百三十二頃十八畝有零五尺為弓二百四十步為畝三百六十步為里

謹案天下以戶口為重古人或虞其脫漏言板籍者議論紛然自丁歸地而賦額不虧吏民不擾熙皞之盛皆康熙五十年

聖恩之所留今天下

皇恩浩蕩碑及亭即當時士民共記此事者顧久之而人莫知

所由然昔見舊賦役全書及通志府志州縣志於康熙五十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五

求日益齋刻

一年以後戶口或題以滋生人丁或題以不加賦人丁因沿

改修並此名目無之士人日抱古書見談丁賦者多豁刻愁

苦之詞求之於時事而不見其迹不知古人何故作此語伏

請

聖祖諭豈特有益於人亦一盛事也爰就所逮見官書及京報中之文排比之以諭修賦役全書及修志者共知

盛事原起焉道光二年九月初七日記

河之南合於淮泗始宋金時宋時府州長吏兼河隄使通判兼河隄判官有都水監有外都水監有都水提舉有修河司金府州長貳提舉河防縣長貳勾管河防又有巡河官埽官皆屬州縣元泰定二年立行都水監於汴梁至正六年又立行都水監於鄆城爲總治河防使此總治專官之始明初以差遣成化七年有總理河道官八年裁正德三年設總理河道侍郎四年兼僉都御史駐濟寧嘉靖四十四年設總督河道漕運官旋裁隆慶四年總理河道官加提督軍務兩直隸山東河南有河地方兵備道俱屬焉萬曆六年裁總理河道總督漕運而設總理河漕官七年給山東河南北直南直巡撫專管河道以漕運兼河道十六年復設總督河道官駐濟寧二十六年又并總理河漕官三十年分河漕三十三年以後稱總理河道亦稱總督河道天啟七年以中官總督河漕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五 求日蓋齋刻

國朝順治時河道總督駐濟寧康熙十七年移清江浦二十七年移濟寧以侍郎開音布徐廷璽協理駐清江浦三十一年總河移清江浦三十九年裁協理四十四年山東河道交巡撫管理雍正二年設副總河於武陟三年以兩廣總督孔毓珣協理江南河道以前總河靳輔子參領靳治豫晉工部侍郎爲協理五年以副總河管山東河南河務六年清江有侍講學士西柱內閣學士尹繼善僉都御史徐承恩協理協辦又靳治豫與奉天府丞黎致遠同在工七年分設南河河道總督駐清江浦改副總河爲山東河南河道總督駐濟寧八年設直隸河道水利總督駐天津曰北河山東河南曰東河江南曰南河是爲三河

四省而僉都御史朱藻協理東河九年設北河副總河於固安  
又設東河副總河十一年南河總河稽曾筠丁憂以高斌署理  
命從稽曾筠學習時嵇在任守制也十二年設南河副總河時  
三河總河副總河凡六人乾隆元年裁東河副總河移南河副  
總河駐徐州二年副總河俱裁六年復設南河副總河旋裁七  
年兩江總督尹繼善協理河務十三年倉場侍郎張師載往江  
南學習河務十四年張師載協辦河務改直隸河督事歸地方  
總督管理兼支總河養廉於是三河總督河道凡二人而加南  
河協辦河務官其後協辦歸巡漕御史南河以兩江總督總理  
山東河南巡撫亦兼河務十八年布政使富勒赫南河學習河  
務前總河白鍾山以按察使銜協理河務二十二年南河設副  
總河二十三年裁而工部尚書嵇璜留工又以安徽巡撫高晉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庚 求 日 益 齋 刻

協理分駐徐州三十年江蘇巡撫明德協理河務五十四年侍  
郎韓懌幫辦河務嘉慶元年山東布政使康基田幫辦南河奏  
事列名總督總河後十年南河左營改徐州鎮仍聽總河節制  
十一年南河設副總河十五年裁十六年尚書吳璥幫辦南河  
奏事不列名十九年東河設副總河二十年裁道光二年巡漕  
御史裁六年南河設副總河九年裁十二年簡京官五品以下  
東河南河學習官制各記述不同因編年記其人使互檢焉  
順治元年

河道總督楊方興

駐濟寧七月任  
鑲白旗漢軍廣寧生員

十四年

楊方興

七月加太子  
太保予告

米之錫

七月授十月初二到任  
義烏人丙戌進士康熙十二年

請封部

致乾隆四十五年  
請封助順永寧侯為河神

十七年 十五年朱之錫丁憂在任守制

朱之錫 四月假 楊茂勳 署 鑲紅旗漢軍監生 苗澄 以僉都御史署 朱之

錫 十二月初三日回任

康熙五年

朱之錫 二月卒 盧崇峻 鑲黃旗漢軍官學生十一月調 楊茂勳

八年

楊茂勳 調 羅多

十年

羅多 二月調 王光裕

十六年

王光裕 二月罷 靳輔 文襄 六月授 鑲黃旗漢軍官學生官立祠

二十七年

十七年總河移清江浦二十七年仍移濟寧初有南 北中三分司部員十七年二月裁撤其河道工程委

癸巳類稿

卷十二

毛 求日蓋齊刻

該地方監司府佐貳管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上臨親武政工謂靳輔云爾前奏將南北河道各分司裁去極好他們知得甚麼河道不過每日打圍罷了又問高堰下埽防濶爭宜云前番差人出來看俱是瞎看吳看銀子罷了見靳文襄 治河書

靳輔 三月罷 王新命 四川文臺人入鑲黃旗漢軍筆帖式

三十一年

移清江浦 二十七年靳輔于成龍俱奉差聞音布

王新命

二月罷 董訥 署 平原人進士 靳輔 十一月十日 于成龍 襄

鑲紅旗 漢軍 蔭生

三十四年

八月有馮佑協理

子成龍

八月丁憂 董安國

三十七年

董安國 七月罷 子成龍

三十九年

三十八年有協理河務府尹徐廷璽江蘇巡撫宋學 郎中朱成格員外郎蘇韶張登德費揚古張文端任

總河奏其無川  
撤回

于成龍 三月卒 徐廷璽 署 張鵬翮 文瀾 遂寧人進士大學

四十八年 四十二年效力內閣學士張塔端侍講張希良侍讀

丁易王晉稱員外達古禮王登魁刑部主事程兆彪內閣中

書楊守知揚彥中書科中書張伯行

六十年

趙世顯 十一月罷 陳鵬年 恪勤 署 湘潭人進士 六十年十一月實授

雍正元年

陳鵬年 正月卒 齊蘇勒 勤恪 正白旗滿洲官 學生與新文襄同祠

二年 設副總河於武陟管北河 七月雲南布政使李銜有參

副總河稽曾筠 文敏 四月授 皇朝奏議

五年 正月副總河兼河南山東河務 先是三年廣督孔毓珣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天求日益齋刻

副總河兼河南山東河務稽曾筠

七年 六年正月侍讀學士西柱協理四月內閣學士尹繼善協

致遠同至南河七月五月徐承恩協理又斬治豫與奉天府丞黎

是年河督分二副總河裁南河駐清江浦東河駐濟寧州

齊蘇勒 二月卒 尹繼善 文端 鑲黃旗滿洲進士大學士

副總河稽曾筠 三月缺 署 三月缺 改署南河督

江南河道總督尹繼善 四月署至十二月 孔毓珣 溫億 曲阜

河南山東河道總督稽曾筠 三月授

八年 九月僉都御史朱藻協理北河

南孔毓珣 四月卒 稽曾筠 署 十月實授

東嵇曾筠 四月署南 田文鏡 署 正黃旗 沈廷正 鑲白旗漢

九年 九月設東河副總河

東沈廷正 九月調朱藻

東河副總河高斌 文定 鑲黃旗滿洲大學士 九月授

十年

東副高斌 三月調孫國璽 十一月調阿爾泰

十一年 十一月派部院賢能司官二員往南河學習河務酌量委辦估工查料等事以二年為期或咨回本任或保留 題補

南稽曾筠 四月大學士仍管理 高斌署

十二年 總河稽曾筠在任守制 七月設南河副總河

南高斌 七月回任稽曾筠 在任守制

南河副總河白鍾山 莊恪 正藍旗漢軍官學生 高斌 七月授 十二月升

東朱藻 十二月調白鍾山

東副阿爾泰 十二月升劉勦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三 求日益齋刻

十三年

南稽曾筠 十二月總理海塘 高斌

南副高斌 四月回任 劉永澄

乾隆元年 裁東副總河

南副劉永澄 十一月調 德爾敏

東副劉勦 十一月罷 缺裁

二年 裁南副總河

南副德爾敏 四月調 缺裁

六年 二月設南副八月裁

南高斌 八月調 完顏偉 鑲黃旗滿洲筆帖式

南副完顏偉 二月授八月升 缺裁

七年

南完顏偉 十二月調東白鍾山

東白鍾山 十二月調南完顏偉

十一年 八年二月兩江總督協理河務

南白鍾山 三月罷 顧琮 署 鑲黃旗滿洲 周學健 新建人 監生 九月調

十三年 是年三禮館進書列銜江南河道總督尹繼善 是年八月倉場侍郎張師載江南學習河務

南周學健 閏七月罷 高斌 大學生管南河十二月革大學士 仍留南河

東完顏偉 三月內遷 顧琮

十八年 十四年八月張師載協辦南河十六年三月調安徽巡撫仍防伏秋大汛高斌復大學士四月初十諭旨稱

副總河張師載十八年高勒赫以布政使南河學習河務七月參河務樊寶是年清查河務錢糧又值漫口孫嘉淦奏河

道應北行木傳未載見 皇朝奏議十月白鍾山以按察使銜協辦南河

南高斌 七月罷 策楞 署 鑲黃旗滿洲世襲公 尹繼善 九月

十九年

癸巳類稿 卷十二 辛 求日益齋刻

東顧琮 二月罷 白鍾山

二十年 南河成案是年劉統勳署河督本傳在二十一年

南尹繼善 二月調 富勒赫

二十一年 是年陳世倌奏減水壩事有棄壘梯閣外隄議

南富勒赫 十月罷 劉統勳 署 文正諸城人進士 愛必達 鑲黃旗滿洲生員 大學士 十二月

二十二年 設南河副總河

南愛必達 正月調 白鍾山

南副嵇璜 正月授 文恭無錫人進士大學士 文敏子父子總河

東白鍾山 正月調南 張師載 愨敬 儀封人舉人蔭生

二十三年 裁南河副總河 安徽巡撫高晉協理南河伏沈秋 洪分駐徐州

南副嵇璜 三月內用 缺裁 文恭升工部尚書仍留查工程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移清河縣治清江浦

南白鍾山 二月卒 高晉 文端 鑲黃旗滿洲大學士 文定姪 叔姪總河

二十八年

東張師載 十一月卒 葉存仁 江夏人 監生

二十九年 是年四月葉雲梯闕外隄

東葉存仁 六月卒 李宏 正藍旗漢軍監生

三十年 三月南河總河高晉收兩江總督仍總理河務是年江蘇巡撫明德亦協理河務是後南河歸兩江總督總理

南高晉 三月兩江總督 李宏

東李宏 三月調南 李清時

三十二年

東李清時 七月卒 嵇璜

三十三年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三 求日溢齋刻

東嵇璜 九月內遷 吳嗣爵 錢塘人 進士

三十六年

南李宏 八月卒 吳嗣爵

東吳嗣爵 八月調南 姚立德 錢塘人

四十一年 三十九年定銷六賠四項總河督撰分數

南吳嗣爵 三月內遷 陸載

四十四年

南陸載 正月兩江總督 李奉翰 庫道署尋實授 正藍旗漢軍監生 前河督李宏子 父

子總河

東姚立德 四月罷 袁守侗 長山人 監生 是年阿文成桂看海口言不與水爭地 陳輝祖 初陽人 蔭生

四十五年 是年阿文成桂看海口言不與水爭地

南李奉翰 二月調東 陳輝祖 十二月調 李奉翰

東陳輝祖 二月朔南 李奉翰 十二月朔南 韓鏞 署尋實授 畢節人貢生

四十七年 四十六年七月 稽璜有令河仍歸山東故道 奏四十七年 查河源是年四月 因青龍岡引河經考城縣城南 籌義遷移至四十九年 興築於北六十餘里之堽陽本儀 封地也

東韓鏞 七月丁艱 何裕城 署尋實授 特州人

四十八年

東何裕城 三月調 李奉翰 南河兼署 蘭第錫 吉州人舉人

五十四年

南李奉翰 三月調 東康基田 署 興縣人進士 蘭第錫

東蘭第錫 三月調 南李奉翰

嘉慶二年 乾隆五十五年侍郎 韓鏞 嘉慶元年 山東布政使 康基田 皆幫辦 南河工程

南蘭第錫 十二月卒 康基田

東李奉翰 九月 兩江總督 康基田 十二月調 南司馬駒 江寧人監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三 求日益齊刻

四年 四月 江督 費淳 更議 南河總理 條款 江寧布政使 孫日秉 奏 河工 不得 派地方官

東司馬駒 三月卒 吳墩 錢塘人 進士 大學士 前河督 吳嗣爵子 父子總河

五年

南康基田 二月罷 吳墩

東吳墩 二月調 南王秉翰 鑲黃旗 漢軍 舉人

七年

東王秉翰 七月卒 嵇承志 無錫人 舉人 文敏 姪 孫文恭 姪 三世總河

九年

南吳墩 十二月病 徐端 德清人 監生

東嵇承志 四月內 遷 徐端 十二月調 南李亨特 正藍旗 漢軍 監生 前河

督李宏孫 李奉翰子 三世總河

十一年 設南河副總河

南徐端 六月改副 戴均元 大庾人進士大學士

南河副總河徐端 六月授

東李亨特 四月罷 吳敬

十三年 議補蓬雲梯閣外大堤

南戴均元 三月病 徐端

南副徐端 三月河督 那彥成 文毅 正白旗滿洲進士

東吳敬 六月內遷 馮慧裕

十四年

南徐端 正月改副 吳敬

南副那彥成 正月罷 徐端

東馬慧裕 七月調 陳鳳翔 崇仁人監生

癸巳類稿 卷十二 求日益齋刻

十五年 補還雲梯閣外南北大堤以次興築兩江總督松筠請

逢灣取直徐端奏係遵照舊章程辦理是年裁南河副總河

南吳敬 八月病 徐端 十二月罷 蔣收銛 襄藍旗漢軍進士大

浙江巡撫 陳鳳翔

南副徐端 八月總河 缺表

東陳鳳翔 十二月調南 李亨特

十七年 十六年尚書吳敬幫辦南河

南陳鳳翔 八月罷 黎世序 襄勤 羅山人進士有專祠

十八年

東李亨特 九月罷 戴均元

十九年 設東河副總河

東戴均元 正月內遷 吳敬

東副李鴻賓 五月授 德化人進士

二十年 裁東河副總河

東吳敬 正月丙遷 李鴻賓 署 三月 吳敬 署 四月 李鴻賓乞養 李逢

亨 竹溪人副貢生

東副李鴻賓 正月署河督 缺裁

二十一年

東李逢亨 十一月 同永定河道任 葉觀潮 閩縣人舉人

二十四年 分派佐貳以知縣本銜升轉入則例

東葉觀潮 八月 李鴻賓 十月自陳 葉觀潮

二十五年

東葉觀潮 三月 罷 吳敬 差南河 張文浩 會稽人監生

道光元年

癸巳類稿 卷十二 求日益齋刻

東張文浩 月丁 報 姚祖同 署 錢塘人舉人 前河督姚立德子 總河 嚴

煇 仁和人監生

四年

南黎世序 月卒 張文浩 十二月 罷 嚴煇

東嚴煇 十二月 調南 張井 膚施人進士

六年 設南河副總河

南嚴煇 三月 調東 張井

東張井 三月 調南 嚴煇

南河副總河 潘錫恩 四月 授 涇縣人進士

九年 裁南河副總河

南副潘錫恩 四月 丁艱 缺裁

十一年

東嚴煇 十月病林則徐 候官人進士

十二年 閏九月 論內閣翰詹六部 御史院各保送一員引見  
發東河南河學習二年為期由河督分別送部引見及  
咨回本任每兩年揀派一次其大批試用照舊例

東林則徐 二月朝 吳邦慶 霸州人進士

十三年 正月派京員徐法績盧毓嵩德充金布往東河朱襄會  
錫恩何俊黃世銘往南河交總河差遣委用

南張井 三月 麟慶 鑲黃旗滿洲進士 張井 署 麟慶 九月 麟慶 病 同京持服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壹 求日益齋刻



乾隆三十五年頒三十六年時憲書後葉紀年甲子兩周一百二十年其以前成例止載周甲六十歲也案宋時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監請歷日甲子外更留二十年詔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宋史太宗紀云至道二年十一月丁丑朔增司天新歷後一百二十年甲子兩周律歷志三云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鑑上言新歷甲子請以百二十年有司以無所依據議寢之太宗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儻再周甲子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年不亦善乎是宋有此制而退朝錄更留二十年當作六十年也范成大攬轡錄云金天輔元年至大定四年止四十八年小本歷通具百二十歲相屬某年生撰造重熙清寧咸雍太康大安壽隆乾統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求日益齋刻

天慶收國七十二年岳珂愧郗錄糾之云金天輔之前乃故遼年號非是撰造今案收國亦金年號金太祖於遼天慶五年稱帝紀元收國是兩說俱未審又不知范成大何以謂之小本歷其通紀一百二十年則宋遼金皆用其制今以范成大所見本推其式大定四年一歲以次追列乾統五年六十歲乾統四年六十一歲重熙十四年百二十歲生也宋亦當用此式不知何時復用六十年至乾隆時又增之惟求古式卽以小本歷言若六十一歲生卽列於大定四年一歲生下不當復有乾統四年以前重熙等年號是所列爲百二十行今民間所用本止六十六行蓋乾隆時監中以惜紙起見按宋史宦官閻文應傳宮中謂歷日爲百葉古本葉多也葉多則百二十行六十一歲人得見所生之甲子亦得見所生之紀年此古今本不同也又時憲書

冊尾外葉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刪除翻刻官木無欽天監時  
憲書印云云其市肆選擇別本亦不禁也

癸巳類稿

卷士

毛

求日益齋刻



書目云云其市肆選擇別本亦不禁也

明於臨清汶口壩開下置板開其法至善所謂下行則灌塘上行則倒塘凡開河之制皆如此埽壩灌塘倒塘亦如此然而文雅之儒不能知也則爲之喻曰明嘉靖三十四年春倭至塘棲浙江巡撫閉杭州城鄉人號泣於城下提督學政僉事道阮鶚請啟內門列兵月城中卽閉內門開外門檢收鄉民滿月城則開外門檢實開內門納之又閉內門開外門以納民而奸人不能入卽兩開法也然而杖策趨工之人不能知也則又爲之喻曰虎生三子二虎一彪彪能善虎將渡水虎母遲迴久之乃負彪過旣乃負一虎過遲迴久之乃負彪反置之而負一虎過卒乃復負彪過其三角彪卽兩開法也

癸巳類稿

卷十一

三

求日益齋刻

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

開國方略崇德三年秋七月丁丑

諭曰禮部承政祝世昌奏請禁止陣獲良人婦女賣充樂戶一疏祝世昌豈不知樂戶一事朕已禁革

貳臣傳館稿崇德三年祝世昌疏言俘獲敵人婦女有籍入樂戶者請概釋奉

旨交諸漢官會議石廷柱馬光遠等謂世昌心護敵人與奸細無異應論死籍沒

命從寬流徙西北邊境順治二年召還終侍郎謚偉靖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初凡

東朝行禮筵宴用領樂官妻四名領女樂二十四名隨鐘鼓司引進在宮內排列作樂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三 元 求日益齋刻

欽定八旗通志職官順治元年沿明制設教坊司以掌宮懸大

樂

京報順治八年六月戊申定

皇太后

皇后樂用丹陛樂樂入太監二十四名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八年改女樂用太監四十八名

大清會典事例樂部典樂順治八年奉

旨停止教坊司婦女入宮承應更用內監

按着雲樓雜說云順治壬辰禁良爲娼以喪亂後良家女被掠展轉流落樂籍其誤落於娼家許平價贖歸壬辰九年也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十二年復用女樂四十八名

皇朝通考樂考樂舞臣等謹案云初制分太常教坊二部教坊

則由各省樂戶挑選入京充補順治八年停止女樂用太監十二年仍改女樂至十六年復改用太監遂爲定制

雍正會典刑部名例上雍正三年律例館引順治十六年裁革

女樂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十六年添設

慈寧宮中中和韶樂俱用太監演習

原注現行例同雍正會典及注並同

雍正會典禮部進春儀康熙十二年覆準直省府州縣拜迎芒神土牛勒令提取伶人娼婦者嚴行禁止

按香祖筆記云揚州舊例府僚迎春瓊花觀以妓騎導太守節推各四人同知以下二人歸而宴以侑酒府吏因緣爲姦

利子語太守罷之按文簡以順治十六年得揚州推官康熙五年行取北上所言蓋在康熙十二年官禁之前又按畫舫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四

求日者齋刻

錄云先沿明樂戶立春前一日令官妓扮社火春夢婆一春姐二春吏一皂隸二春官一至康熙間裁樂戶遂無官妓以燈節花鼓中色目替之

京報雍正元年夏四月戊辰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改業爲良秋九月丙申除紹興惰民丐籍

皇朝文獻通考

王禮考

秦陵聖德神功碑自明初紹興有情民靖難後諸臣有抗命者子女多發山西爲樂戶數百年相沿未革一旦去籍爲良民

命下之日人皆流涕

皇朝通志食貨略五雍正元年時山西省有日樂籍浙江紹興

府有日惰民江南徽州府有日伴儻寧國府有日世僕蘇州之

常孰昭文二縣有日丐戶廣東省有日蚤戶者該地方視為卑賤之流不得與齊民同列甲戶

上甚憫之俱令削除其籍與編氓同列而江西浙江福建又有所謂棚民廣東有所謂寮民亦照保甲之法按戶編查臣等謹案樂籍因明永樂時不附靖難兵遂編為樂籍世世不得為良者

大清會典樂部典樂雍正元年始除樂戶籍更選精通音樂之人充教坊樂工八旗通志職官同

條例約編安徽布政使司刊行本禮部區別流品乾隆三十一年部文引

雍正元年禮部覆準御史噶爾泰條奏紹興府八邑之惰民行令該撫削除其籍俾其改業自新毋得習為汙賤奉

旨允行

癸巳類稿 卷十二

望 求日益蕭刻

條例約編禮部區別流品乾隆三十六年部覆山西學政劉尊條奏引雍正元年御史年熙噶爾泰先後奏準山陝樂戶浙江

丐戶行令該撫除其賤籍俾改業自新得為良民

雍正會典刑部名例上雍正三年律例館奏準今各省俱無在官樂工順治十六年裁革女樂後京城教坊司並無女子

京報雍正五年夏四月癸丑

諭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

雍正會典刑部戶律戶役一各省樂籍並浙省惰民丐戶皆令

確查削籍改業為良雍正五年定本

入旗通志職官雍正七年改教坊司為和聲署通考職官考同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二集辛未和聲署詩序向來和聲署禮部

王之過正朝慶賀取市販鼓吹者流充其數音節舛錯不可聞  
既審訂音律乃命易以內府承值

京報乾隆三十六年夏六月庚辰禮部議覆陝西學政劉墀山  
陝之樂戶浙江之丐戶雖編籍由來無可確據而其相承舊業  
實屬卑汙應請以報官改業之人爲始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  
許報捐應試其廣東之蠶戶浙江之惰民九姓漁戶及各省凡  
有似此者均照此辦理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丁酉用白居易新樂府上陽白髮人  
我朝初亦歷代沿康熙年間其數不盈千雍正其數更減十之  
七乾隆無一女樂逮今四十年

欽定日下舊聞考乾隆四十八年書應敬堽寫字內城東城一  
面皆一律平擡今人多依此式

折津日記京師皇華坊有東院有本司衙衙本司者致坊司也

癸巳類稿卷十二 望求日益齋刻

又有句欄衙衙演樂衙衙相近復有馬姑娘宋姑娘衙衙粉子

衙衙出城則有南院皆舊日之北里也臣等謹案本司衙衙句

欄衙衙馬姑娘衙衙在四牌樓南宋姑娘衙衙粉子衙衙在四

牌樓北今雖仍其名而明時汙俗洗滌盡矣此案應補演樂衙  
衙今改眼藥衙衙

在四牌樓南

京報乾隆五十九年夏五月戊戌

諭至於女樂自卽位以來卽不用

附古事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正義云近世魏律緣坐配沒工樂雜戶者

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魏書刑法志云孝昌以後天下

淆亂法令不恒或寬或猛及爾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

深酷爲能至遷鄴京畿羣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制凡強盜殺人

者首從皆斬妻子及同籍配爲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戶小盜贓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後以孫騰言復用律令此實樂戶沒籍之初見按左傳云斐豹隸也著於丹書隸卽周官司厲入於罪隸之隸隸卽樂人新序雜事四云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且召問之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昨日爲舍市而覩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然則隸爲樂工又女在市又身爲公家之有卽樂戶矣樂戶卽營戶者晉書樵縱傳云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營戶軍士職不同也魏書文帝紀云沃野統萬二鎮救勒叛滅之徙其遺迸於冀定相三州爲營戶按隋書梁彥先傳云初齊亡後相州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

癸巳類稿

卷十二

聖 求日益齋刻

之家移賈州郭當卽魏時所移救勒營戶魏書食貨志云天興中詔採諸漏戶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是年紀不載而閭官仇洛齊傳有之其後則高祖時蔣少游傳云以齊樂安人被獲入平城爲平齊戶則亦郡縣雜戶也北齊書後主紀云武平七年二月括雜戶女年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者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南史沈慶之傳亦云慶之前後所獲蠶並移都下以爲營戶是南北朝營戶多係獲虜魏則兼及強盜妻子按漢書李陵傳云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爲卒妻婦大匿車中謂載衣糧車也則其法亦非魏所創立也又古女子入春人臺人三國時魏志毛玠傳云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奴婢鍾繇言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則

足內沒掖庭外配驛配兵戶籍不脫實爲虐政隋書刑法志云魏晉相承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補兵魏虜西涼之人沒入名爲隸戶後齊因之建德六年平齊詔凡諸雜戶悉放爲百姓自是無復雜戶是其事宇文周時一清滌矣隋書萬寶常傳云父大通梁人也歸於齊謀還江南事泄被誅寶常被配爲樂戶是又以時配入者裴蘊傳云大業初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唐律名例三疏議云工戶屬少府樂戶屬太常並不貫州縣雜戶屬諸司舊唐書職官志都官云坐沒官奴婢一免爲蕃戶再免爲雜戶三免爲良人唐書百官志云其籍仲冬按比樂工及獸醫等取焉是籍沒奴婢亦樂工太宗諸子傳云承乾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謂之戶奴者是爲奴入樂戶蕃戶也爲奴之官婢漢官舊儀云給使尙書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四

求日益齋刻

侍中皆使官婢官殿中宦者署郎署皆官奴婢其法給尙書郎

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從直女侍史自止車門執香爐燒熏

從入臺護衣事同妓妾而無常夫張安世傳云耶淫官婢婢兄

告之安世言奴用恚怒汗誣衣冠劉歆與揚雄書言五官中郎

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姦汗私逋盜刷越巾揚雄復書言儀

淫迹汗暴於官朝嵇康高士傳云北海王君公以明易爲郎自

汗與官婢通免歸古旣使官婢從直又以私通爲罪其制不可

曉王莽傳云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文數見至

十一年則云到者易其夫婦是男女分隸故別給配後漢書劉

盆子傳光武言赤眉獨有三善攻城邑民安如故不擄略無給配也若

無所改易此一善也蓋收城邑民安如故不擄略無給配也若

擄略爲奴則不歸於其夫或掖庭籍沒唐書肅宗女和政公主

傳云阿布思妻隸掖庭帝寘使衣綠衣爲倡是唐以前爲奴掖  
庭卽爲倡也北史崔昂傳云律文婦女年六十以上免配官唐  
則六十皆一切爲蕃戶七十皆一切爲良亦謂其不足使耳輟  
耕錄云今以妓爲官奴卽古官婢按唐書林蘊傳云爲邵州杖  
殺客陶元之投其尸江中籍其妻爲倡是倡卽官婢推夏時有  
女樂管子輕重甲云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晨樂聞於  
三衢是無不衣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  
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墨子文亦同鹽鐵論力耕篇云桀女樂  
充宮室而女樂終廢其國其女樂不知以何等人爲之春秋時  
陳使婦人飲宋萬酒鄭賂晉悼公女樂二入齊饋魯女樂韓詩  
外傳云越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進女監門之女嬰其姪與焉  
兄往視之道畏而死亡或以繫虜敵國婦人爲女樂又或其君  
癸巳類稿

卷十二

望 求日蓋齋刻

自不以道取民亦非盡由卒戮也齊桓公時女閭蓋就其類區  
別之如士鄉工鄉之義太平御覽引吳越春秋云越王句踐輸  
有過寡婦於山上使士之憂思者遊之以娛其意今趙書無其  
文當是楊方書也越絕書云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置  
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後之說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  
也是時有遊軍士之說越絕以意辨之然古實有軍市書費誓  
云臣妾逋逃無越逐又云寇攘踰垣牆誘臣妾則軍中有妾別  
置垣牆夏官量人云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商子墾合篇云令軍市無有女子輕情之民不遊軍市則農民  
不淫知軍市本有女子行軍時臣妾役罷別置市區仍以軍名  
之農民亦得遊焉卽女閭之謂軍營有鼓吹故女樂獨在軍營  
大常無有也漢書馮唐傳云趙將李牧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

漢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饗士卒是軍有市如齊女閭之  
入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爲軍正丞斬  
御史亦見說苑指武篇蓋屯衛之軍市垣事同費誓垣牆改爲  
賈區則姦利也漢書丙占傳云爲車騎將軍軍市令後漢書蔡  
遵爲光武軍市令是一軍各一市而越累及寡婦秦發女子無  
夫家者萬五千子尉佗魏武帝錄寡婦以配軍士魏志杜畿傳

注引魏略云初畿在郡

東河

被書錄寡婦他郡或有自相配嫁依

書皆錄奪

謂追錄聞書後而自配嫁之婦畿但取寡者

止據未嫁

及趙儼代畿所送

多

謂更追錄

畿曰前所錄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明帝紀注引魏

略云吳蜀數動帝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旣

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有姿色者納之後庭北齊書神武紀云

武定三年十月釋芒山俘配以民間寡婦文宣紀云天保六年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吳

求日益齋刻

三月發寡婦配軍士七年九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

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隋書煬帝紀云大業十三年九

月帝括江都人文寡婦以配從兵裴矩傳云矩召江都境內寡

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悉其所取因聽自首

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卽配之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

德時在揚州刷處女寡婦又云凡刷婦女之所見人頭懸挂滿

壁非必有過寡婦也亦汙於軍令是爲人倫奇厄魏晉補兵之

法亦是刑家寡婦官抑配之南朝宋制劫盜同籍期親補兵薄

道舉爲劫其叔母以例補兵則宋文帝時事隋書刑法志言梁

制大逆者母妻姊妹及從坐者妻子妾女同補奚官爲奴婢其

劫盜者妻子補兵補兵或得配軍士或入軍市奚官奴婢爲倡

宋書後廢帝紀云與右衛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爲

酒肉費齊書前廢帝紀云夜開後閣與左右淫宴諸營署皆軍市也唐則曰營伎亦曰官使婦人舊唐書宇文融傳云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是也樂府解題引作官伎女子是未解名義營伎亦曰風聲婦人取古文尙書表厥井里樹之風聲之義言各爲一市唐語林云牛僧孺謂杜牧曰風聲婦人有顧盼者又云牧子晦辭過常州眷妓朱良守李瞻以良贈行曰風聲賤人員外何必爲之大哭是也新唐書董晉傳云孟叔度數入倡家舊唐書傳作數至樂營與諸婦人嬉戲談賓錄亦同北夢瑣言云東川董璋開筵李仁矩不至乃與營伎曲宴又司空圖詩云處處亭臺止壞牆軍營人學內人裝是唐伎盡屬樂營其籍則屬太常放堂牒可追之五代史王峻傳云相州安陽人父豐本郡樂營使洞微志云朱景德時馮取唱喝馱子十四姨言此曲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七

求日益齋刻

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姊所撰梁祖付後騎唱之名葛大姊後諺喝馱子是五代樂營配兵有使有教頭玉堂閒話云晉乙未歲時唐清泰二年鄭州民及軍營婦女填咽道路執錯綵小旗子晉祖屯忻州

插僕射陂中宋史王景傳云晉時封涼國公謂高祖曰臣昔爲卒嘗負胡牀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是晉時有樂營婦女官妓也五代史晉書桑維翰傳云相州管內所獲盜賊皆籍沒其財產言是河朔舊例維翰以律無明文具奏之詔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準此處分晉書高帝紀在天福四年已亥歲九月辛巳刑法志亦同原盜賊家屬配兵其人已亡故家貲配沒律文所不載而相州有之與隋梁彥先傳同蓋沿魏齊周隋之俗不用律文諸州準此今詔家貲不沒納則必留其人不配兵入樂營是其事至後

晉時又一清滌矣其舊配籍者故在也宋時官妓名弟子熙豐日歷云均州奏言編管練亨甫與兄劼弟冲甫收養女弟子魯麗華踰濫毆打樂營將申舉送司理院照對朱子文集按唐仲友第三狀云悅營伎嚴蕊欲係以歸又云都行首嚴蕊是亦以軍行名程大昌演繁露云今謂優女爲弟子命伶魁爲樂營將朱彧萍洲可談云娼婦詣郡隸獄官以伴女囚近世以迎使客侍宴謂之弟子其魁謂之行首禮志賜酺云自丹鳳樓前至朱雀門集開封府諸縣及諸軍樂人列於御街則宋時有隸軍者有隸郡者宋史仁宗紀云天聖九年閏九月詔營婦配南北作坊者釋之刑法志三云婦人應配則以妻窳務或軍營致遠務卒之無家者著爲法叛臣傳云初張邦昌居內廷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擁邦昌高宗下李氏獄詞服賜邦昌死李氏杖脊配車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哭

求日益齋刻

營務是先朝官掖有秩者亦爲營婦配作坊夢梁錄云紹興時楊沂中於杭城內外創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爲軍卒暇日娛戲之地謂之瓦者沿北朝契丹瓦里之省仍屬軍營又官酤用妓王祿燕翼貽謀錄云熙寧新法行散青苗錢於設廳而置酒肆於譙門民持錢出者誘使飲命妓女坐肆作樂差兵官列柳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南渡官賣酒列妓樂無復彈壓之制清波雜志云惟酤恐飲不多課不羨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夢梁錄云酒庫皆有官名角妓設法賣酒此又軍瓦之外宋政之醜者也宋汴京時謂之河橋雜戶遼謂之瓦里金謂之監戶遼史百官志云某瓦里抹鷓鴣語解云抹鷓鴣瓦里司之官十二官職名云某瓦里內族外戚世官犯罪沒入瓦里營衛志云籍沒賭帳戶伶官皆充之兵志云宮衛有瓦里七十四刑法志

云籍沒之法首惡之屬沒入瓦里金史刑法志無文食貨志云凡沒入官良人隸宮籍監爲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爲官戶又云木戶漢戶契丹戶餘謂之雜戶無樂戶之目而百官志宮籍監掌內外監戶地土錢帛小大差撥其教坊提點自隸宣徽院歸潛志云御史大夫合住因事至宿州紇石烈牙互帶鎮宿泗使妓侍宸運明將發使妓開合住篋取繒帛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是金內外皆有官妓也元亦有官妓蓋土娼流娼因籍之輟耕錄賞谷筆談並云玉堂設宴歌妓羅列有名賢後賈入娼家姚文公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爲落籍此猶史記貨殖列傳言倡優女子奔富厚漢書禮樂志言庶人以求財或爲親所賣或爲人略賣韓詩外傳言楚樊姬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進之於王舊唐書李絳傳云元和時教坊忽傳密旨取

癸巳類稿

卷十二

男

求日齋刻

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絳論秦帝日教坊不喻朕意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與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亦買賣人也宋人厚德錄言倡優在杭州養良家女爲巳子沈內翰文通知州奪歸其父母宋史言高宗罷廉州貢珠繼垂丁自便而其後番戶船仍習卑汗亦其証也明史劉基傳云會以早求言基奏吳將士降者皆編軍戶足干和氣解縉傳云洪武二十一年封事言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爲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律以人倫爲重而有配給婦女之條劉辰國初事蹟云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復移武定橋後以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妓女赴京入院是洪武時制以舊樂籍人及據襄

降附人爲樂婦及給配人其姦汗勢所不免若抑勒姦宿淫賤

兒之詔旨科條者實始於永樂王世貞弇州史料南京法司所  
記云永樂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題卓敬女楊奴牛景先  
妻劉氏合無照依謝昇妻韓氏例送淇國公處轉營姦宿檢明  
史邱福傳封淇國公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是仍在京師也南  
京法司所記又云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  
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  
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  
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  
賤材兒又奏當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厮如今十歲也奉欽依  
都由他國朝典故立齋閒錄同又云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  
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  
安政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擡出門去着狗喫了欽  
癸巳類稿

卷十二

李求日盜齋刻

此大芳有希董集言妻張氏及女媳皆死於井未就 弇州史料

立齋閒錄鄭曉今言黃光昇昭代典則並言仁宗卽位永樂二

十二年十一月御札禮部尙書呂震三書作禮部昭代典則作刑部曰建文中

姦臣家屬初發教坊錦衣衛洗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

並宥爲民給還田土而明史仁宗本紀止云十二月癸酉有建

女諸臣外戚全家戍邊者留一人餘悉放還呂震傳則無之此

事古今奇聞也大明會典九十五云景泰七年議準原係民戶

今爲樂戶許令改正其樂戶內有願從良者聽其自首與民一

體當差是已有豁除之機惜景泰不終於位不復承行其娼妓

見外紀者何喬遠名山藏江旭升皇明通紀集要隆慶中禁此書見野獲編

楊慎云此書並云嘉靖十年十一月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

歸樂籍乃自溺死詔立雙貞祠祀焉事有年月奏案而明史列

女無之檢一統志

乾隆年

及江南通志

趙宏

則是雄養女一名

春景一名進喜投淮水死水為逆流亦不載立祠其事官私書

雜出又野獲編言口外四絕一曰大同漢娘大同代備王所封

樂戶較他藩多數倍今在花籍者尙二千人京師城內外不隸

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古所謂路岐散樂者是也

明官私妓如此呂慈明朝小史載史可法檄云齊姜宋子相率

而入平康乃軍市沒教坊之流禍致李闖施之明臣嗚呼孽矣

古今言樂戶者多引為淫昏口實不究其原與其所以異又或

官為立制又斥其無廉恥偽遇却之以網其賄又軍中婦女被

法抑配宋史明鑄傳云知并州守堡寨軍行娼婦多從之鑄欲

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憤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鑄鑄曰彼來

軍中何也娼婦聞之皆散走兵誓出戍不當有女樂鑄偽為不

癸巳類稿

卷十二

至

求日益齋刻

悉者深得權術之宜漢書李陵傳云搜得皆劔斬之本係抑配

女子陵之所行與流賊土寇何異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

後晉高帝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尙存其舊餘皆視為

固然

本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為之廓清矣漢儒歌頌朝廷功德自云

舒憤懣除樂戶之事誠可云舒憤懣者故列古語瑣事之實有

關因革者如此

原相上篇

孔子三朝記少閒篇云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度文具大戴禮史記儒林列傳云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以補博士弟子有古法也鄭語言周王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韋昭注云角有伏犀輔頰豐盈皆賢明之相周王不知相人法不本堯舜文王以狀色度取人之意以致王道息絕唐李揆亦有獐頭鼠目之歎儒者立論不依據聖人而徒傳合苟卿取悅窮固之人豈有當哉苟卿所舉古聖賢皆是異表非謂其陋其言美者乃似婦人失男子之度其爲不肖正合相人之法相人者左傳有內史叔服荀子史記有姑布子卿唐舉史記又有呂公許貢等又相黥布衛青皆王侯在漢書藝文志相人法書流傳之前固有驗也叔服稱叔孫穀豐下杜預注云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一 求口益齋刻

蓋面方而必其有後則古人出師命將必取方面大耳因天因人之意儒而愚者何足知之姑布子卿言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此言三代以後由草茅而貴富者多矣周語云叔孫僑如上方而下銳宜其觸冒人呂覽達鬱尹鐸云臣嘗聞相人于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謂趙簡子史記趙世家云白起小頭而銳上斷敢行也童子黑白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彊也則由相貌以知心術蓋孔子所述堯舜文王取人之法苟卿非相而孔叢子執節篇子慎曰聞之苟卿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與左傳商臣蠶目國語叔魚虎目爲不善之法同是苟非相而實傳其正法也左傳稱宋痤美而狼佐惡而婉晉語稱知瑤美鬢長大狼在心史記褚先生稱醜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惡人患其美惡特依俗人言之求

之相法則美惡定矣歷觀古術皆有所出古聖人或由之以致  
秦平不容以已見非之藝文類聚引莊子云今莊子無孔子舍於沙  
邱見主人曰辨士也其口窮蹇其鼻空大其睫流堯舜文王孔  
子皆用相人法不可非也漢黃憲以器宇勝人天下後世莫能  
摘其非虞翻逼儒而骨節不媚吳志稱其多見毀謗獨非以相  
哉古之聞人多著非相語止迂拙皮日休立一難日類禽獸反  
富貴不悟人性至貴物各得人一體故還於物徵之類禽獸之  
談日休又何取於皮而氏之也哉蓋悍而拙矣

孔叢聞之荀卿一本作聞之鄉人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二 求月益齋刻

用人之法萬世不能易也試之而已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慮其不達於政也則試之亦以成之也有人於此望而知其冤暴疲憊亦試之則必敗矣天下事可嘗試焉如此乎然則如之何曰相之相者在昔聖賢明智考驗而得之者也天之雨暘可望雲氣而知也地之沙土可望山水而知也十二月之氣平土埋管而候之以次應焉何也習也今日應於此而兆如此驗於彼而兆如彼合而論之其情見矣非有鬼神考驗之功然也行於野見麥苗焉知其爲麥見稻秧焉知其爲稻其成實而用之也或供上或自饗或糶人或爲菴盛或爲食爲糜爲滄爲養爲餅不可知也則試之之說也若非相則是見麥而疑爲稻見稻而惑於麥必待其成而知之古人何言張中種穀火中種黍菽盧癸已類稿

卷十三

三 求日益齋刻

中種麥未種而先定其名也非相者曰是猶馬之子爲馬雞之子爲雞以其種知之非相法也曰以其種知之亦由相形而得也見其種而知其物見其人而不知其善惡是必見人而不察其官骸記其容止者也然則辨種者可爲神農氏道而難爲不辨菽麥者言也今天見桃樹者知其實甘見梅樹者知其實酸夫桃與梅之樹非有甘與酸之理可推也見雁者知其爲南北之信鳥而無緣獨責雁以信滯戶之時見蠓蚴焉蠓蚴方逃也三尺童子能知之曰是緣壁結網者何以知之以向者食而知其甘酸數其南北而拂其網故覩其形而知其性也若非相則食柑而難桃之甘食瓜而難梅之酸指鳥而告人曰是亦羽族何有南北之信以鼠婦而難長跨不揣其本復不齊其末智不若童子矣考驗者聖人自爲其難者也相人之法聖人詒後人

以易者也神農嘗百草一日徧七十二毒而方藥傳焉今不信  
方藥曰草木之性何由辨形知之不服參苓而餐烏頭迨其知  
之悔之晚矣蜂細腰者螫人黃蜂則不矣青蠅營營然變黑白  
蒼蠅聲亂人不可使同罪也是於其相知之蛇之類多矣古人  
問無恙亦問無蛇而蚺蛇吞鹿不吞人人赴之以形可識也若  
不信形而非相則將見肉而不敢食見衣而不敢衣見日而不  
信其晝見星而不信其夜也寶其貝焉而曰黑白各半不使人  
寡黃脣點齒有赤駁不使人驚黑鼻無皮不使人病瘡赤帶通  
脊不消胎赤幟內殼赤絡不使人善忘青脣赤鼻不使人愚淫  
脊上有縷句脣不使童子盜則亦佩之而已古人何與焉橐駝  
一也明駝千里馬則同也而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者  
天下馬也人則比而同之然則天有十日人無十等彼都人士  
癸巳類稿

卷十三

四 求日益齋刻

何以爲萬民之望也舜爲聖天子項羽目與之同孔子聖人陽  
虎貌與之同故龍有九或司雲雨或爲萬物災鳳有五或爲瑞  
或爲妖聖人於相貴審也古之相人書不可得矣今於人面分  
部限行年亦古法也象身具十二禽肉正月膾在虎肉二月兔  
肉十二月牛肉熊膽春首夏腹秋左足冬右足是有何理哉古  
人積驗數十象熊而始知之故曰相法者厯考古之賢達形狀  
年歲事迹而比合之而非相者乃肆其無稽之辭也

孔子之言曰吾以貌取人則失之子羽鄭之醜蔑亦貌惡人也著於經典此少不得難多暫不得難常也孔子門人三千獨子羽以貌寢聞然明之賢不先於子美又二人貌惡非定爲愚陋也荀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陶宏景曰相者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劇談錄云丁重相駙馬都尉判鹽鐵于惊言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尙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浹旬果大拜後漢書趙壹傳云壹魁梧美須豪眉袁逢使善相者相之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壹強干袁逢羊陟以買名又激皇甫規以爲高蓋猾吏之雄非正氣此相之可前知者也漢書言王莽時甄豐子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五

求日益齋刻

尋被誅莽問其手文有天子字解臂視之曰此一太子也一日一六子六近戮言豐尋皆當戮死晉書言成帝時晉寧有人詣止車門言王和女可足下有七星星毛長三寸當爲天子后詔誅其人並下晉寧郡誅可此則怪也奇異之氣疑於貴富非有同人之質自然端貴可爲賢明之徵也左傳言子都射害人詩稱其美歌之曰不見子都漢書言雲陽董聖卿真美麗人也又富貴然卒自殺無後此又別也非是形骸端正而近惑於韶秀故經傳於似秀而實非秀者正名之曰頑童則經傳於相審矣知此二者相人之術進於道矣魏書耿元傳云善卜占王公求

其筮者元拒而不許曰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五代趙鳳謂相士旣識唐明宗若復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幅湊其門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金史宗望傳大定十二年



節婦說

禮郊特牲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按婦無二適之文固也男亦無再娶之儀聖人所以不定此儀者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謂庶人不行禮大夫不懷刑也自禮意不明苛求婦人遂爲偏義古禮夫婦合體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義無涯浹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魏志鍾繇傳云子毓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北史李諧傳云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北夢瑣言云士人女郎無改適之禮然宋濮王允讓仁宗時知大宗正事故事宗婦少喪夫雖無子不許更嫁允讓曰此非人情乃爲請使有歸檢禮志十八云治平中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縣以上卽許爲婚姻熙寧十年詔宗婦非祖免以上親與夫聽離再嫁者委宗正司審核其恩澤已追奪而乞與後夫者降一等尊詔宗女毋得與嘗娶人結婚再適者不用此法是女再嫁與男再娶者等元史列女傳云鄭州霍尹氏夫死姑命其更嫁尹不忍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爲非汝何獨恥之尹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耳姑不能強此則婦人之節男子所不及其再嫁者不當非之不再嫁者敬禮之斯可矣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七

求日益齋刻

貞女說

列女傳云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女為同縣朱曠所聘昏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斷絕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祚者多將人眾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妹靜懼為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為妾父而死是以託身死乃捨之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有難安未同衾而同穴謂之無害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蓋賢者未思之過必若羅靜者可云女士矣可云貞女矣嘗見一詩云閩風生女半不舉長大期之作烈女婿死無端女亦亡鳩酒在尊繩在梁女兒貪生奈逼迫斷腸幽怨填胸臆族人歡笑女兒死請旌

癸巳類稿

卷十三

八求日益齋刻

藉以傳姓氏三丈華表朝樹門夜聞新鬼求返魂嗚呼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

貞女傳云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女為同縣朱曠所聘昏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斷絕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祚者多將人眾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妹靜懼為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為妾父而死是以託身死乃捨之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有難安未同衾而同穴謂之無害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蓋賢者未思之過必若羅靜者可云女士矣可云貞女矣嘗見一詩云閩風生女半不舉長大期之作烈女婿死無端女亦亡鳩酒在尊繩在梁女兒貪生奈逼迫斷腸幽怨填胸臆族人歡笑女兒死請旌

貞女說

妒非女人惡德論

妒在士君子爲惡德謂女人妒爲惡德者非通論也古見官文書者宋明帝以湖孰令袁愔妻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又以公主多妒使人代江數撰辭婚表見宋書后妃傳有云姆媼爭媚相勸以嚴妮媼競前相諂以急聲影才聞少婢奔迸裾袂向席老醜叢來左右整服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見斥魏書宗室傳元孝友上表云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侯王娶妾八人郡公侯六人第一二品四人三品四品三人五品六品二人七品八品一人至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尙公主王侯皆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舉朝旣是無妾天下殆將一妻設令志強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屯適內外親知其相嗤怪父母嫁女則教以妒姑姊逢迎相勸以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九 求日益齋刻

急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忌爲女工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此臣之所毒恨者也請制令王公一品娶八通妻備九女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一周年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者免所居官妻無子而不娶妾科以不孝之罪離遣其妻北齊書元孝友傳亦有之舊唐書職官志司封云親王孺人二媵十一品媵十二品媵八國公三品媵六四品媵四五品媵三唐書百官志云凡置媵上其數補以告身散官三品以上皆置媵朝野僉載云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妒刺史崔邈云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旣禮教不修夫又神明安在解見任此崔邈意與元孝友同妒者婦人常情妒而忌則殺人者死傷人抵罪何煩詔表令檄牽妒言之哉明會典刑部律例一

云親王妾媵十人一次選世子郡王四人二十五歲無子具二人有子卽止三十無子始具四人長子至將軍三十無子具二人三十五無子具三人中尉三十無子娶一妾三十五無子具二人庶人四十以上無子許娶一妾律例四云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此則婦女無可妒禮法之最善者也易林云二婦同夫志不相思心懷不平志常愁怨意林申子云妒妻不難破家一妻據夫衆妻皆亂此不可奈何者也韓非子內儲說六微二云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意林典論云上洛都尉王玉以功封侯其妻泣於內恐富貴更娶妻妾三國志袁紹傳注魚豢典略亦同此其夫必素佻達者後漢書馮衍傳注衍與妻弟任武達書云先聖之禮士有妻妾年衰歲暮恨人矣已類稿

卷十三

十一 求日 光緒 齋刻

黃泉遭逢嫉妒家道崩壞醉飽過差輒爲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懷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親見頭無釵飾面無脂粉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訥訥藉藉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宜詳居措且自爲計每以上書告訴相恐此婦性蓋暴急衍誣之爲妒漢書貢禹傳言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蓄歌者數十時無限制衍以宦斥貧不具僅自不能具妾循衍書意蓋有愧行於其妻矣夫婦之道言致一也夫買妾而妻不妒則是恕也恕則家道壞矣天地網緝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是夫婦之道也依經史正義言之妒非女人惡德妒而不忌斯上德矣

劉昫等作志肯言婦人貴賤履舄及靴略本開元禮序列下及唐六典內官尙服注謂皇后太子妃青鞵舄加金飾開元初或著丈夫靴又言武德來婦人著履規制重開元來線鞵輕妙便事惟侍兒乃著履通典禮八十二云外命婦朝會至西階脫舄升又云量設脫履席於東西階下命婦應升者至階就席脫舄升又云司賓引降各納舄此本開元禮開元禮云皇后正旦冬至受外命婦朝賀西階下脫舄升其會儀設脫舄席於東西階下脫舄升酒行舉降納舄是脫去履下履也迨後婦人足弓於南唐漸成風俗此爲寶書矣南唐裹足亦僅聞窅娘道山新聞言之最詳至明人忽有異說謂古亦弓足其說有二一者言孝堂山漢畫女人足前銳今審石刻男足亦前銳前銳乃側畫體

翠已類稿

卷十三

十一

求日益齋刻

且畫惟方履則見稜婦人至晉始方履漢畫宜前銳也古鏡鑄舞女像足亦前銳舞用利屣屣前銳非足銳也一者無智之人妄說古書晉人詩云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麼辭不憐也乃遠附之金蓮謝靈運詩云可憐誰家婦緣流濯素足明月在雲中迢迢不可得白足濯溪而引窅娘雲裏月常新南史言齊東昏鑿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花也乃寵異神明之如以金蓮花盆濯足之意而僞增云使以帛纏足行蓮花上古樂府云新羅繡行纏足如春妍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溫庭筠錦瑟賦云粲耀織女之束足燕婉常娥之結璘行纏裏春雲束足結璘皆足飾而云裹足杜牧鈿尺琉璃則七寸五分之青履韡渥六寸圍膚已是五代而云唐時皆然杜甫詩云羅韡紅蕖豔乃一履紅韡而楊慎云古本麗

人行有足下何所有紅蕖羅韞穿鏗銀談以紅蕖爲金蓮足且  
造漢雜事祕辛云足長八寸底平指斂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  
中大唐新語太真外傳國史補並云馬嵬店媼收得楊妃錦鞦  
襪一隻而明桑懌瑯環記造姚鶯尺牘言楊妃雀頭履長僅三  
寸誠齋雜記言天寶時桃源女子吳寸趾以足小得名爲調停  
之說者則曰某言古弓足某書古不弓足鷄鳴狗吠與人聲相  
亂其執孝堂山畫者則無一文可證又不視男足自使疑惑吳  
志諸葛恪傳注引恪別傳云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  
傷於仁若時襄屈其女之足者何假穿耳以爲說哉弓足之事  
宋以後則實有可徵鶴林玉露云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  
大疑之輩蹙曰金人驅迫既行萬里豈復故態上爲惻然徐積  
睢陽蔡張氏詩云手自植松柏身亦委塵泥何暇裏兩足但知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三

求日益齋刻

勤四支已以足大不裹爲異老學庵筆記云宣和末婦人鞵底  
尖以二色合成名曰錯到底元時亦有之張翥多麗詞云一尖  
生色合歡鞵是也侯鯖錄云京師婦人莊飾與脚皆天下所不  
及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又其時詠唐崔鶯鶯者  
商詞戀花 云繡履彎彎未著離朱戶以宋式追況之也然蘇軾減  
字木蘭花贈君猷家姬云兩足如霜挽綺衣又云蓮步輕飛夢  
溪筆談云王綸家紫姑神謂其女履下有穢土雲不能載女子  
乃袜而登雲李清照點絳脣云見客入來襪剗金釵溜則北宋  
亦自有不裹足者藝林伐山云諺言杭州脚者行都妓女皆穿  
窄鞵弓鞵如良人言如良人者南渡流入謂北方舊式道山新  
聞云宵娘以帛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揮塵餘話云建炎  
時樞密計議官向宗厚纏足極彎長於鉤距王侑戲之謂脚似

楊貴妃言朝鞦過彎上似其時婦人脚也鬼董云紹興末臨安樊生遊湖上寺閣得女子履絕弓小張循王妾履也夷堅志丙集云慶元時湖州南門外一婦人著皂弓鞋

見侯君素旌異志

游宦紀

聞云永福鄉一張姓僧有富室攜少女求頌僧曰好弓鞋敢求一隻裂其底襯紙乃佛經也其時鞦前彎上故謂之弓宋史五行志云理宗朝宮妃束足織直名快上馬則束足令直始理宗時直則不弓矣弓小當別言之花間集蜀毛熙震浣溪沙云捧心無語步香階緩移弓底繡羅鞦是底前向上吳自牧夢梁錄云小腳船專載賈客小妓女荒鼓板燒香嬾嫂則但言其小宋時幾以爲婦人通稱較耕錄云元豐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爲恥此南宋時事而嶺外代荅云安南國婦人足加鞋鞦遊於衢路與吾人無異所謂吾人今廣西人是宋時嶺外皆不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三 求日益齋刻

弓足較耕錄云程鵬舉宋末被擄配一宦家女以所穿鞋易程一履是其時宦家亦有不弓足者至金元之制楓窗小牘云汴京閨閣宣和以後花靴弓履窮極金翠今虜中閨飾復爾斐金蓮方瑩面丸編體香皆自北傳南者是金循舊俗而元時南人亦有不弓足者湛淵靜語云伊川先生後人居池陽其族婦人不纏足蓋言其族女子不肯隨流俗纏足也野獲編則云明時浙東丐戶男不許讀書女不許裹足是反以裹足爲貴今徽州寧國小戶亦然積習所以難反今知其所由起則唐以前之制宜爲理董之周官屨人職有后及外內命婦之服舄屨總絢純自後遺文散見以推得古婦人履禮服則圓頭高底底向上晉書五行志宋書五行志搜神記開元占經竝云初作履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是履頭圓也玉臺

新詠梁皇太子聖製戲贈麗人詩云輕裾宜細綳畫屨重高鞵

藝文類聚此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詩云屨高疑上砌裙聞特

首作簡文帝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詩云屨高疑上砌裙聞特

畏風藝文類聚此王訓奉賀率爾成詠詩和簡文帝云簡釵新報翠

試屨逆填牆徐君蒨初春攜內人行戲詩云草短猶通屨梅香

漸著人鮑泉南苑看遊者詩云履高含響佩鞞輕半隱羅草短

通屨高疑上砌是底高也見只編明姚士麟撰刻在海鹽志林中云米敬唐文

德皇后遺履圖跋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飾長尺底向

上三寸許中有兩系首綴二珠蓋古岐頭履也是高底底向上

也向上則底下窄漢人謂之晚下釋名云晚下如舄其下晚晚

而危婦人短者著之可以拜也拜謂俯也其非高底者曰遠遊

履魏曹植洛神賦云踐遠遊之文履是也其非高底圓頭則前

鏡後無跟名曰屣史記貨殖列傳云鼓鳴瑟跣音屣文選魏都

癸巳類稿卷十三十四求日益齋刻

注引史記又云掄長袂躡利屣漢書地理志云彈弦跣躡左思

魏都賦云邯鄲躡步躡卽屣漢書注師古云屣謂小履之無跟

者所謂小履對禮服履言之跣者史記集解臣瓚云躡跟爲跣

以無跟故躡之又跣之文言通曰屣漢書傳不疑傳云屣履起

逆後漢書王符傳云屣履出迎二文皆言跣履也又鞞子雜錄

云鞞鞞晉官內妃御皆著之唐武德間婦人多曳履亦跣也唐

明皇場妃鞞銘云細細圓圓窄窄弓弓脫履露纖妍跣履脫則

鞞露婦人足自鞞男子小故鞞細圓唐書重服志云文宗制婦

人青碧纈平頭小花草履彩帛纈成履而禁英越高頭草履草

履皆鞞之明初輟耕錄云浙西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名曰鞞

鞞婦人非纏足者通曳之今猶然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云足下

云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則急起迎之所謂跼利屣也其男女常服履皆前銳者曰鞞鞞曰武靴孝堂山石刻漢畫男女足皆前銳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鞞靴則女靴履前銳北夢瑣言云王迪車轍輾靴鼻逾寸而不傷腳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間見近錄云宋神宗開頓郎時近侍以弓搯靴進韓維曰王安用武靴按隋書禮儀志云長鞞靴田獵遊豫則服之是男武靴亦弓而銳也其弓向上者謂之鼻漢釋名謂之印角其靴缺前轆者釋名謂之轆鞞皆男女有之其膝以下飾有行縢結束詩所謂邪幅在下釋名云幅所以自偏束今謂之行縢言以裹腳可以跳騰輕便鞞末也在腳末然則行縢裹腓鞞覆髀古人所謂束足裹腳者如此後漢書董祀妻傳云蓬首跣行賜以頭巾履鞞與男子同宋高宗於秦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五

求日蓋齋刻

檜夙日吾今膝袴中可不帶七首則男子袜上及膝不用行縢此古今之異也其禮服履方圓改者宋書五行志云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此法其真從與男無別也又云孝武之世幸臣戴法典權亞人主造員頭履世人莫不效之其時員進之俗大行方格之風盡矣是男女之式互易女子惟大足故履頭員可改方抱朴子云吳景帝於苑中築小屋施牀帳以婦人屐履著其上以試巫則未改時員頭履也其非禮服則男女靴履同史記滑稽列傳云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是其時男女履同也北齊書任城王湣傳云天統二年拜太保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向州言之足同故靴可換新唐書車服志亦言中宗後宮人胡帽海內效之衣丈夫衣而靴大唐新語云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

鞭帽內外一貫天寶以前事如此唐書滕王元嬰傳云典籤崔簡妻以履抵元嬰面血流唐詩紀事云段成式光風亭夜晏伎有醉毆者詩擲履仙臆起捲衣蚊蜺飄可脫履擲抵人是唐以前男女履同也古丈夫貴者履朱婦人貴者履青有綵色三輔黃圖云鈞弋夫人棺中但有綵履列仙傳作絲履西京雜記云趙合德

上飛燕同心七寶綵履秦嘉與婦書云今致龍虎組緹履一緇陸機織女賦云足躡刺繡之履魏高允羅敷行云脚著花文履耳穿明月瑤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子掣履箱沈約少年新婚爲之詠云錦履竝花文繡帶同心苴是也惟南齊書云高祖素儉宮人盡令著紫絲履其他婦人非貴者履亦有綵色漢書賈誼傳云絲履編諸緣注服虔云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云編諸若今之織成而爲庶人夔妾之履張突已類稿

卷十三

六 求日益齋刻

衡南都賦云侍者履躡華英至唐時則新唐書車服志云文宗時婦人平頭小花草履綵帛緹成和凝詞云叢頭鞵子細編綦裙綵金絲卽漢書王莽傳所謂句履岐頭出履二寸者五代時猶有叢頭之名以及岐頭平頭可因以見晉後頭方晉前頭圓之制非盡便服利屣前銳也古婦人貴富者衣長不見足漢承古制婦人袍旁有曲裾江充傳注蘇林云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綉角名曰交輸裁元后傳絳緣諸子注師古云諸于大掖衣卽袿衣類此寬衣大襪唐謂之燕尾明日插襪其燕服則窄庾肩吾詩云細著宜窄衣長釵巧扶鬟庾信詩云小衫才裏臂纏弦恰抱著古男子上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裳衣窄袷長裳連衣言從一也明史輿服志云婢使長襖長裙小婢使長袖短衣長裙短衣見裙爲賤人之服古婦人衣曳地共不曳地則史表著之

若漢文帝中人王莽妻美惡皆爲口實衣曳地則覆履惟見底

故底高履從人故頭圓其弓足小而銳者求之於古亦有所出

出於古之舞服史記躡利屣集解徐廣云利屣舞屣也足容重

舞則見屣舞屣赤色花文薄底頭利銳綴珠張衡西京賦云振

朱屣於盤樽文選舞賦注引卞蘭許昌賦云振華足而却蹈顧

野王舞賦云頓珠屣於瓊簞曹植妾薄命云妙舞僊僊體輕解

裳遺履絕纓梁昭明太子舞詩云入行看履進藝文類聚簡文

帝舞詩云中度履行疎小垂手云頓足轉雙中沈約詠腳下履

云裙開臨舞席沈君攸伎詩云頓履鳴珠珮劉孝儀和舞云迴

履裾香散又云頓履赴絃餘劉遵應令詩履度開裾藝文類聚作劉

綴殷芸詠舞云頓足有餘情庾信詠舞云頓足隨疎節江洪舞

女云頓足復含姿李翱嫁柘枝妓云湘江舞罷忽成悲使脫蠻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七 求日益齋刻

靴出絳帷蓋舞先見足故言屣屣靴利屣本織因而裹之宵孃

裹足者舞人也南唐書言小周后劉韞步香階手提金縷鞋是

南唐貴人不弓足弓足出舞利屣明也大足利屣則屣前銳利

有鼻而弓古弓靴屣不弓足南唐弓足束指就屣鼻利處而織

向上宋理宗時織直後乃織向下此其大略也然金史輿服志

云皇后烏青羅製白綾裏明金黃羅準上用玉鼻仁如意頭真

珠裝綴繫帶韞青羅表裏綴繫帶其烏如意頭玉鼻仁飾珠與

皇帝烏同明史輿服志云皇后青韞烏飾以描金雲龍阜純每

烏首加珠五顆皇妃皇嬪及內命婦青韞烏皇太子妃韞烏同

命婦九品青韞烏宮人則弓搥鞋上刺小金花是貴人不以裹

足入制而宮人弓鞋爲利屣蓋撥尖鞞鞋沈德符野獲編云向

聞禁掖中被選之女入內皆解去足紉別作弓搥後遇掃雪人

從丙拾得官婢做履始信其說不誣黃道周三事紀略云宏光  
選婚懿旨以國母須不束足則明時制度過南宋遠矣而劉若  
愚酌中志略云番經廠跳步叱神廟時教宮女數人做法事惟  
弓足不能跳步叱宮禁中已不能守先法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之制後又定  
順治二年以後所生女子禁裹足康熙六年弛其禁古有丁男  
丁女裹足則失丁女陰弱則兩儀不完又出古舞屣賤服女賤  
則男賤女子心不可改者由不知古大足時有貴重華美之履  
徒以理折之不服也故具分析言之非以歷證談者之短亦庶  
爲讀古史好學深思者之一助焉嘉慶丙寅五月書於德州學  
舍

細尺減四分爲七寸五分唐人語如此漢行四分法亦四分  
癸巳類稿 卷十三 六 求日益齋刻

之一唐千金方亦一兩爲四分今醫用古方多誤道光壬午  
九月十六日記

哭爲禮儀說

聖人之禮淳至周密禮之不行由俗士妄議論也南史王秀之傳云遺令曰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此王殆老氏之徒唐李匡又資暇集云喪筵伎婢唱悲切聲助主人哀謂之揚聲當爲羊聲義取羔羊跪乳不惟助也其解甚謬揚者舉也揚聲舉哀也士喪禮代哭不以官則使親疎更迭而哭周官挈壺氏懸壺以代哭者禮未大斂代哭懸壺明時刻更迭均也肆師云大喪外內命婦序哭喪大記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哭以次序更代則不備官之家使僕妾空也蓋大斂日久哭絕聲則不安不絕聲則孝子死矣雖老躬王秀之亦不得活王陽明年譜云父卒久哭暫止有弔客至侍者曰宐哭先生曰客至癸巳類稿

卷十三

十九 求日益齋刻

始哭則客退不哭飾情行詐也是不守代哭之禮客匍匐舉哀而主人默爾且必客退而哭客進反不哭是飾情示矯也君子表微所當舉以告俗士好議論者不達之人又以哭無淚爲作僞按哭於禮爲哀之文哀者固哭其於禮當哭者卽不哀亦當襲哀之文而哭如羊爲告朔之儀卽不告朔亦當襲告朔之儀而具羊禮云公父文伯之喪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是未嘗不哭傳曰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則哭何必有涕也禮又曰有畏而哭之者亦不當有涕也禮又曰孔子哭舊館人出曰吾哭之遇一哀而出涕使子貢脫驂賻之曰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子貢言未嘗脫驂賻他人則聖人哭他人竝不出涕故禮不云泣涕止云弔哭今人以無涕遂不哭說文云哭哀聲也有其聲而已君子表微所當舉以告俗士不達者

此書止三卷似從太平廣記所載復錄出者其記英公爲鄉人設餅兼及宇文朝王罷事極可爲世法王罷事載周書峇裂餅緣止是未饑正當命左右撤去不與食又割瓜皮太厚投地真輕薄人作達體態惜兩唐書英公傳皆不載又唐闕史有一條云鄭澹爲河南尹一從孫來謁求一尉澹召與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食之鄭大嗟怒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澆態譎俗驕侈自奉謂子力田做衣必知艱難奈何浮澆甚於綺紵乳臭兒因引手請所棄者鄭孫錯愕失據器而奉之鄭盡食之遂揖出贈五緡遣之歸其事亦佳兩唐書亦不載獨醒雜誌亦有一事云王荆公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謁公公約之飯惟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旁公顧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

癸巳類稿

卷十三

二 求日蓋齋刻

安石此事可喜幾與王罷李勣鄭澹同而宋史安石傳亦不載或王雱生姝其婦龐氏安石憎龐氏親因誣之非實事史惟記罷事其傳李勣鄭澹者以此事爲非要不知此事可知風俗及其人識度若遇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必謹記之矣僉載言英公謂犂地兩徧熟概下種鉏蒔收刈打颺訖磴羅作麩然後爲餅少年裂却緣是何道理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作如此事參差祈却頭或疑其言太過按太平廣記載隋唐嘉話云宇文士及侍太宗割肉以餅拭手太宗屢目之士及陽若不省徐卷餅啖之舊唐書士及傳不載新唐書載之以爲士及機悟此太宗好惡正也太平廣記又載柳氏史云肅宗爲太子時侍膳割羊臂臠餘汙漫在手以餅潔之元宗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元宗甚悅曰福當如是愛惜鄭處誨明皇雜錄云武惠妃生日上

於萬歲樓乘步輦從復道窺見衛士食畢以餅棄水竇中上怒命杖殺旣而赦之檢唐書讓皇帝傳云侍元宗按舞萬歲樓從復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竇中元宗怒詔高力士杖殺之從容諫止又唐語林云高少逸藪察陝州有中使於石碛驛怒餅餌黑黷驛夫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上曰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耶謫中使配茶陵此以見元宗能遵祖訓終不失天下英公言對御食餅裂緣棄之太宗必斫其頭英公必非妄語熏炙鄉人也愛其事有益於人故爲證成其義雍正四年

上諭云朕以勤儉先天下宮室之中於食餘之物皆不忍棄必令人拾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粟已至數十石之多蓋飯粘淘漉錄存者五年

上諭云朕生平愛惜五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

三月三日

三求日盜齋刻

癸巳類稿

卷十三

聖人之性情如此待文王而興者中人以下皆可勉也晉書殷仲堪傳云爲荊州刺史鎮江陵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宋人國老談苑云查道以謹儉爲龍圖待制每食必量能盡一器乃食不勝則不復下箸雖蔬茹亦然嘗謂所親曰福當如是惜之春渚紀聞云元厚之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盡卽先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明齋小識云青浦蔡禹銘習幕爲徵比每伏拾几下委穀人皆笑之享遐年孫朝杰舉於鄉施閏章子彥恪家風述略續編云丙寅遊浙寓舍王翁熟視予曰子爲施先生嗣歟昔尊公止此飯後餘粒墮地公貴人猶俯拾而噉焉今君亦然且神相類記宋人說郛記范丞相子在逆旅拾錄米糲問荅與此同今范氏輯文正父子事未收此條此皆好事可記者嘉慶戊辰二月書於百泉

